

黑 螞 蟻

王 權 珠 還



還珠樓主著

小技
說擊

黑

螞

蟻
(2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518620

還珠樓主著

黑 螞 蟻

目 錄

-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凶犀過境····· | 一 |
| 二 | 奇景初呈····· | 一八 |
| 三 | 口袋谷烈火煉羣犀····· | 三七 |
| 四 | 蟒窟中的香涎····· | 五六 |
| 五 | 苗峒驚變····· | 六七 |

技學
小說
黑
螞
蟻
第二集

一
凶犀過境

前文王翼，時再興，見蘭花姬棠二女，聞得角聲，正在驚奇，剛剛角聲停止，安靜一點，遙聞森林之中，又起了騷動，折木之聲大作，響成一片繁音，二女面上，立現驚異之容，方料發生事變，不是敵人來攻，便有大羣猛獸蛇蟒來犯，看二女面上驚疑之容，疑是昨日所說毒蟻，正要探問，忽聽兩聲獅吼，相隔甚近，沒有昨夜所聞猛惡，目光到處，果是昨夜那兩隻小獅，被二蠻女，一人牽了一隻，繞着小山，往樓下走來，蘭花正吹銀笛，凭欄下問，這兩隻小獅，如何不放在山洞之內，牽來作什，蠻女答說，這兩獅子，自從前夜，代他捉了蜥蜴，上藥之後，連另外一隻，也馴養起來，剛餓了他一天，便向我們，搖尾求食，毫不倔強，因未奉命，不敢給他吃的，方才走過，不知何故，拚命往外猛竄，鎖鍊都幾乎被他掙斷，見了我們，便吼了兩聲，不再強掙，不住搖頭擺尾，看去可憐，剛一走開，便怒吼縱跳，想要跟來，我們恐他掙斷鐵鍊逃走，祇得

帶來此地，你看我們不是連矛桿都未用麼，四人一看，果然那兩隻小獅，和家養的狗一樣，由二蠻女，拉住鎖鍊，一路走來，毫未倔強，手中長矛，也未抵住頭頸，那被螞蟻咬傷的一個，更是不住仰頭向上歡躍，口中低嘯不已，另一隻却回身注視森林那面，作出發威緊張神氣，對人神態，却是馴善，蘭花正命蠻女，給他肉吃，忽聽森林那面，折木之聲越厲，對面洞中蠻苗，聞得笛聲，已有多半出洞，連隊伍也未排，紛紛分馳而去，二人覺着形勢緊急，蘭花還在喊人取肉，引逗小獅，所說蠻語，十九不解，知其少女天真，童心未退，恐有延誤，時再與首先急問，蘭妹，你連發號令，他們這樣慌張，森林相隔這遠，竟能聽到猛烈的折木之聲，必有事故，莫非昨夜所說毒蟲，尋來了麼，姬棠接口道，這個不是嘶嘶，聲音不對，那東西來時，和潮水一樣，雖然也有聲音，又密又勻，不是這樣響法，恐是什麼大羣野獸，林中樹木，都有折斷，定必猛惡利害，蘭姊業已發令，令人分路趕去，要是大隊犀牛野驃，正面殺他，決擋不住，我在此多年，祇見到過一次，過了兩三天才過完，由昨夜獅子來路山崖之上，猛衝下來，往出山路上馳去，彼時我年尚小，你們來的那片樹林，也未開關，犀羣所過之處，樹折木斷，地上花草，全被踏平，一味隨同爲首大犀，向前猛衝，無一回顧，前面不問是崖坡，是溪澗，或是大樹，祇要爲首的幾隻大犀，沒有掉頭，照樣猛衝上去，事完之後，單這二三

十里一段路上，他們自相踐踏，和跳崖撞樹，連死帶重傷的，少說也有一二百條，快過完時，被我們由後面邊追邊打，刺殺的還不在內，打這東西，必須跟在他的後面，用長矛梭鏢，憑高下擲，便是受傷，他也決不回頭，如由前面去搯，簡直送死，便是鐵人，也被踏扁，蘭姊聽出是這一類野獸，因其力大無窮，皮又堅厚，差一點的毒鏢，不易打進，遇到走單，不能歸羣的凶犀，最是可怕，發起瘋來，低頭朝人猛衝，比飛還快，人被撞上，獨角一挑，人被挑起好幾丈高遠，就不被那獨角，挑中要害，跌也跌死，本來將人藏起，避向高崖之上，聽其過去，原可無事，還能得到許多現成的好牛肉，他那周身上下，連皮帶骨，又都值錢，雖然我們賣與漢客和緬甸國人，常受人欺，所得不過數十分之一，因是不遇便罷，祇要遇上一羣，少說也可得上百十條，那肉又嫩又香，先吃不完，這裏天氣太熱，以前全都糟掉，前數年才學會風乾鹹醃之法，能夠多放，運往山外，去換值錢東西，此事相隔已七八年，我們至今還想吃那牛肉，醃乾的更好，今天要是這類東西，事情雖險，再妙沒有，連生帶醃，足可吃他一年，老王幾次傳命，如其打一隻，也要送去，可惜七八年來，祇偶然登高遙望，見有幾隻，隔山走過，一則，追他不上，二則，如非大羣移動，要是零星幾隻，遇上時，比什麼猛獸都要危險，要想打殺一隻，至少必有數人喪命，也無什人，有此胆力，敢於和他拚鬥，原是一件喜事，姊

姊因恐犀羣，衝來此地，將他兩年心力佈置的花木竹樓，全數毀壞，這東西和別的野獸不一樣，非但會泗水，動作更是靈巧凶猛，想要躲避，決非容易，他那獨角，生在嘴唇上面，比刀還快，凶惡已極，因此命幾個縱躍輕靈，胆力強壯的生苗野獾，故意趕向前面，引逗那爲首幾個大犀，將其激怒，等他追來，立時避開，便可引往別處，免得來此糟塌，我們不消多時，就看見了，王時二人，同聲驚問，這類凶犀，我也聽人說過，萬不能由前面，與之相對，迎頭引逗的人，不是要送命麼，姬棠笑答，不會送命，蘭姊多麼聰明，早已想好法子，非但對付犀羣，什麼猛惡凶毒的東西，除毒蟲蠍蝮外，到處都有準備，一聲令下，便可搶前面埋伏防禦，隨時發難，因此近三年來，本山人數，越來越多，傷亡越少，不像以前探荒，祇一遇到利害東西，死起來就是一大片，所以本族人說，連那最凶野的生苗野獾，都當他神仙一樣看待，聽出聲音，那東西正在森林之中，覓路亂衝，由此起共有三處出口，祇東面往這裏來一條路，最是平坦，多半由此經過，這次犀羣，走了反路，如不是蘭姊，平日想得好，他衝到西面香水崖，衝不上去，定必四散開來，非但金牛峒前，大片地面，被他佔滿，這碧龍洲，也休想保全，牛羣太多，殺是殺不完，稍有激怒，便潮湧而來，誰也沒有那大胆量，上前送死，好在相隔尚遠，至少還有半個時辰，才得走到，你沒見峒旁崖角，業已準備乾柴，快要發火了麼，

但盼是這東西才好，我們受點驚險，也還值得，野驃雖沒有他值錢，肉也好吃，話未說完，蘭花嘴啣銀笛，目注下面小獅，吃那生肉，一面留神靜聽，三人這裏問答說笑，一言未發，忽然驚喜道，果是那小尖角的犀牛，虧我聽了叔公的話，早就想好法子，這必是七八年前，由此過去的一羣，又回來了，如走原路，我們沒有準備，豈不連人帶房舍花木，都難保全，今天居然被我盼得他來，這太好了，我叫他們，多預備點乾柴吧，說時，二人探頭外望，昨日來路崖角，本就堆有幾處柴垛，不知何時，被人拆散了一垛，橫成一道寬約丈許的柴堤，恰將由東往西這一面的路攔住，後面還有丈許方圓，寶塔一般的大小柴堆，前後大小有十多處，後面俱都藏有一兩個手持火把的健苗，蘭花把話說完，又將銀笛吹了幾聲長音，隱伏在崖角那面的二三十個苗奴，各穿着一身短裝白衣，一手拿着一根竹竿，一手拿着一面紅旗，突然出現，徑朝東方森林那面，悄悄掩去，蘭花隨道，此時森林中，折木騷動之聲，越來越近，這三條路，雖都有人，埋伏防守，恐怕牛羣，還是走這一面原路居多，我已聽到蹄聲，大約不等頓飯光景，便要湧來，方才去那二三十人，都是我們這裏特選的壯士，去年我教他們練習竹竿跳縱之法，爹爹和幾位叔父，還說我娃兒皮氣，今天且叫他們，看看這竹竿的用處，轉角那面，還埋伏得有十幾個人，處境更比前去的人危險，但決無妨，因那犀牛，雖極靈巧凶猛，動作如飛，

開頭上來，一味低頭猛衝，本應等他自己走過，從容得多，一則，昨夜人都未睡，那年犀牛，已過了兩天多，隔了好些年，牛羣去而復轉，也許比以前更多，與其等他慢慢走過，要好幾天才過完，不如迎上前去，將其激怒，祇要爲首幾個，往前一奔，後面的全數湧到，比他自己走過，快好幾十倍，再要事情湊巧，打傷兩隻大的，激發凶野之性，那更快得出奇，這裏祇能看到他被我們的人，引往歧路，轉向崖後那面野草地裏，前去五六里，有好幾條山溝大壑，野草灌木甚多，能誘他滾落壑中，不跌死也餓死，自是再好沒有的事，便是讓他衝了出去，那片野地，最多荆棘蟲蛇，被這犀牛踏平之後，冬來點上一把火，燒成平地，還可開闢出來，種些糧食，更是兩全其美，可惜這東西，實在利害，那一帶平地太多，又多野草灌木，好些討厭，否則，挑幾個胆大一點的，誘往另一處無底絕壑那面，祇要爲首犀牛，滾跌下去，後面的那怕前面火坑，照樣也是往下猛竄，決不停留，就有幾個走單的犀牛，我們人多，也不怕他，爹爹業已走往崖上，我們也到對崖，看得清楚一點好麼，說罷，二人一看，孟龍同了幾個頭目，果由當中大洞走出，順着崖脚，往前走去，方想對面，是片峭壁，崖角又是一峯突起，又高又陡，上面滿佈苔蘚，多大本領，也難上去，孟龍身還有傷，走路尚且艱難，如何上法，忽見崖腰上面，長索也似，拋下一條繩梯，再細一看，原來那片峯崖，雖是上下陡削，險滑已極，

但是形勢奇秀，離地三四丈以上，還隱有好些大小洞穴，並且每隔兩三丈，便有一條天然棧道，有的地方，並還往裏凹進，寬達數尺，甚是平坦，祇爲上下佈滿極濃厚的苔蘚，綠油油看不見一點石色，而那棧道旁邊，俱都生有藤蔓草花，將其遮蔽，不是朝陽斜照，又見有人在上走動，拋下繩梯，決看不出上面有路，姬棠又說，這些棧道旁邊的大小洞穴，好些均與蠻苗所居崖洞通連，以前無人留意，也是蘭花閒中無事，查探出來，仔細修理，并將小的他方打通，相隔最高的，設下木梯懸索，以供上下，初意這些洞穴雖小，難容多人，用以瞭望，防禦外來敵人，却是極好所在，因此上面日夜都有人輪流守望，連昨夜跳月，都有幾個老蠻，拿了極豐富的酒食，在上輪值，崖角那面，並有一處平崖，和一大的崖洞，形勢更好，奉命引逗凶犀，改路的壯士，由此埋伏上下，少時便可看出，話未說完，蘭花早知兩小獅，聽出有警，也許還聞到犀牛氣味，故此急於衝出，早命蠻女喂飽，將其帶走，一面下樓，又聽獅吼，原來二獅不肯歸洞，齊向四人這面強掙，吼嘯不已，兩蠻女竟拉他不動，蘭花笑說，獅吼討厭，萬一獅羣聞聲引來，前面雖有火堤擋住，也是討厭，略一尋思，再聽森林那面，萬蹄踏地之聲，越發猛烈，蘆笙吹得越急，說聲我們快走，將這兩小獅，送往對面大洞藏起，如再吼叫，便送往地洞之內，給他把網套上，免得礙事，說罷，便由竹橋趕往對岸，二獅竟一聲不響，

跟在後面，蘭花途中回顧，見他馴善已極，便命二蠻女，率性送往地洞之內，無須上網，如其強抗，我再親來制他便了，隨令蠻女，牽獅先走，到了對面洞前，二獅途中幾次回顧，見四人跟在後面，便未再強，到了洞前，又看蘭花手朝洞中一揮，二獅祇當主人跟來，便跟着蠻女，走了進去，王翼笑說，這兩隻小獅真靈，不知何故，跟定我們，蘭花邊走邊答，這裏猛獸，獅子和象，最是靈巧忠心，最易馴養，從小抱來的更好，這兩隻還嫌他稍大一點，隔山峒中，養有一隻，便是從小抱來，被他們教得猛惡非常，好到極點，想似昨夜所殺母獅，不是他娘，生他的母獅，已爲毒蟲所殺，我代他將身上毒蟲去掉，又上了藥，另一隻身上，也有兩處小傷，但非毒蟲所咬，我們傷藥最好，當時止痛，所以這樣追隨不去，地洞甚深，任他吼叫，也聽不到，大約犀羣就到，趕緊上崖最好，說時，四人業已趕到繩梯前面，援了上去，王翼見那大小柴堆後面，俱都伏得有人，各持一根火把，旁邊還有許多準備添火的木塊樹枝，但都相隔頗遠，再看那些樹木，都剛斫伐不久，有的上面，還有青皮，心想，這樣濕的木柴，一旦之間，怎點得燃，又聽蹄聲踏地，震動山谷，漸漸由遠而近，等走到上面，由棧道轉過崖角，遙望森林那面，已有牛羣出現，遠望灰黑色，如同潮水一樣，向前移動，後面層出不窮，越現越多，對面是條與當地相通的半條山谷，這面谷口，隱現着兩三條道路，一條通往昨日

來路，一條便是當地，再看來路那面樹林，前面一條，四五丈寬的缺口，也堆着不少木柴，有人拿着火把等候，覺着牛羣，就要湧到，爲何還不點火，看這猛惡之勢，未必極快，便是這大一堆生柴，也點不燃，上面又無引火之物，有的樹油還未乾透，看去黑膩膩的，一個湊手不及，豈不是糟，正想警告蘭花留意，忽聽羣苗歡呼，轉眼一看，原來身後有一大崖洞，前面便是立處，突崖前伸，兩邊各有一塊奇石，上面綁上許多繩索，不知何用，因那崖勢內凹，頭上危石前傾，看去宛如五六丈闊，一張大獅子口，前面還伸出兩隻長牙，下面便是峯脚，上下刀削也似，又往裏縮，由下走過，祇看見崖腰那兩塊突出的怪石，決看不出上面還有崖洞，形勢奇險，人立崖上，連森林帶昨日來路，均可看出老遠，這時崖洞中，伏有不少蠻苗，俱都手持毒矛鏢箭之類，滿面喜容，望着森林那面，神態甚是緊張，孟龍和幾個頭目，也在其內，剛一點頭招呼，忽聽二女同呼，來了快看，二人忙往前一望，目光到處，這才覺出羣來勢，真個神速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已快將那半條斷谷馳完，那谷原是兩列坡陀隔成，祇這面谷口，有兩三處斷崖，谷勢也到此爲止，外面便是那兩條道路，爲首羣羣，離谷口也祇十來丈遠近，祇見前行八九條大犀牛，領頭飛馳，身後相隔兩三丈，便是大隊羣羣，擠在一起，隨同狂奔，祇見萬頭攢動，塵土飛揚，高達一二十丈，萬蹄踏地之聲，宛如密雷怒吼，震撼山野，那成

千成萬的牛目凶睛，宛如萬點繁星，潮水也似，急湧而來，眼看犀羣，相隔谷口，祇得數丈，遙聞人聲吶喊，兩旁崖石後，突縱出十多個手持紅旗竹竿的短裝壯士，先朝爲首犀牛，把手中紅旗，狂揮了幾下，揚手便是一枝梭鏢，照准前面擲去，犀羣來勢絕猛，無論前面有何阻隔，祇要爲首凶犀一過，往上便衝，那條斷谷，也有五六丈寬，谷中還有好些樹木，犀羣一過，全被撞斷，踐踏無餘，那寬地面，早被填滿，塵霧濛濛，成了一片灰色惡浪，後面的直達森林，沒有一毫中斷，還在來之不已，看去宛如一股灰色的驚濤駭浪，中間還帶着千萬繁星，貼地狂流，來勢猛惡，出人意表，那十幾個手持紅旗的壯士，竟在相隔數丈，危機一髮之際，突然出現，朝大羣凶犀，迎頭戲侮，遠望過去，強弱相差太甚，決無幸免，非被衝倒，踏成肉泥不可，休說二人初次見到這樣奇險，便是二女，和崖上男女蠻苗，均覺去的人，都是久經訓練，最有胆勇的健兒，到底不會試過，見此險惡形勢，也都捏着一把冷汗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危機瞬息，一霎眼的當兒，忽聽羣犀怒吼，吽吽連聲，當頭十來隻大凶犀，已被激怒，各自把頭一低，四蹄翻飛，連縱帶跳，電也似急，首朝執旗壯士，猛衝過來，後面犀羣，一聽爲首凶犀發威，相繼怒吼，緊隨在後，來勢更急，眼看執旗壯士，還無退意，紅旗早已併向左手，右手鏢槍，紛紛向前擲去，蘭花正急得跳脚，一句話沒有說完，人犀相隔，已祇數尺，眼看

非撞上不可，就這危機一髮之際，谷口壯士，手中長竿立處，人已飛身而起，往旁斜縱出去，竹竿倒處，人全飛上崖頂，祇有一個，逃得稍慢，吃一隻身帶鏢槍的凶犀，一頭撞上，那人業已縱起，雖未挑中胸腹，脚底好似中了一下，人便飛起，甩往左崖，被內一壯士，隨手撈住，到了崖頂，便即倒下，不知死活，餘者俱都無恙，那些竹竿，却被犀羣，撞得四下分飛，同時崖頂又有十多個壯士，手持一個假人，用力往前擲去，一面鏢箭齊施，朝那為首凶犀打去，一面擲下幾枝火把，剛一落地，右面地上，轟然火發，高起丈許，將路遮斷，為首凶犀，連驚帶怒，便朝假人擲處，怒吼猛衝過去，一路低頭狂挑，那些假人，全被獨角，挑向空中，二人這才看出，那是木頭和草所製，滿空飛舞，洒了一地，為首凶犀，越發暴怒，狼奔豕突而來，眼看離開當地崖角，不過里許，照那快法，轉眼就到，剛急呼蘭妹，怎不傳令發火，先是崖下衆聲歡呼，又有十幾個手持紅旗的壯士，但未拿着竹竿，一路吼叫跳舞而出，迎着犀牛來路立定，歡嘯不已，剛看出這些這些健苗，手無寸鐵，紅旗却有兩面，還未看真，又聽轟的一聲，眼底紅光一亮，黑烟四起，回頭一看，原來金牛峒旁湖岸，轉角之處，好幾丈寬，一條柴堤，業已起火，火光熊熊，高達兩丈，不知用什方法，說燃就燃，後面那些大小柴堆，也都同時點燃，遠方望去，直似一片火山，這才看出那些木柴，彷彿都是油質，守火的人，都立

向上風一面，相隔老遠，將手中火把，丟將上去，轟的一聲，當時全體燃燒，真比點燈還快，心方奇怪，大隊犀牛，望見前面，紅旗翻飛，敵人歡嘯出現，越發暴怒，一路縱跳狂奔，猛衝過來，二人看出那些執旗壯士，腰間吊着一條長索，剛有一點明白，衆健苗見牛羣相隔，祇有一二十丈，忙卽紛紛後退，手中紅旗，舞之不已，跟着一聲銀笛，衆健兒忽然同聲歡呼，騰身而起，再往下一看，原來每人身上長索，均有一頭，繫在崖角之上，另有幾個健苗管理，銀笛一吹，人便奔回，上面的人，便將索頭拉緊，往上一收，人正狂奔回來，立時就地盪鞦韆一般，由低而高，往峯角後面，手舞紅旗，凌空飛去，趕過一看，下面還有好些小崖洞，那些健苗，已將紅旗，插向腰間，手脚並用，抓住壁間藤蔓，和上面所懸長索，鑽到洞中，犀羣斜衝過來，因有烈火阻路，均朝敵人衝去，業已大舉湧到，人和凶犀，差不多首尾相啣，最近的相隔祇一兩丈，人剛飛起，犀羣也由脚底馳過，形勢奇險，差一點便被挑向空中，萬無生理，跟着峯後，野草灌木叢生的坡陀平野之間，又有紅旗人影閃動，這時，犀羣越來越多，由森林起到當地，好些里路的地面，已成了一條蜿蜒的灰龍，林中湧出來的，還不知有多少，前面怒吼，後面的同聲應和，全都激怒，來勢更加猛急，休說對面來的人畜，便是爲首這些大犀，除却領頭急馳，想要立定，也辦不到，祇在轉角之時，內有幾條，不知何故，被同類擠出羣去，

互相追逐，內有兩條，中途回身，追上大羣，一齊奔騰，湧向前去，還有幾條，沒有回來，時聞慘號之聲，自相踐踏而死的傷犀，或本有傷病，和懷孕日久，跑得稍慢，被同類衝倒踏死的，就這一會功夫，也看出有十好幾隻，蘭花笑說，危險已過，犀牛已被我引入死地，就被他大羣衝出，也不知要死多少，經此一來，便一二年，不往採荒，都有交代，我們可以安心種地種花了，現在最要緊是添火，這東西不知那年，竄往何處，吃得這樣肥壯，又回轉來，所生小犀，不知多少，看這神氣，比上次更多，如不想法引他，照上次那樣，不敢惹他，便三四天，也過不完，就這樣，仍不知要多少時候，才能走盡，我們都是一夜未睡，等我發令，先叫他們，分班歇息，日夜守候，我們兄妹四人，看上些時，也該分成兩班，各自輪流去睡，夜來烤點新鮮牛肉，看看月亮也好，王翼昨夜，業已試出他的皮氣，因有一點誤會，恐其不快，笑說，我和蘭妹做一班，在此守候，此時就請棠妹和二弟，先回竹樓，睡上些時吧，再與方要開口，姬棠已低聲說道，你我一夜未睡，大家一樣，無須客套，這大灰塵，羶氣又重，有什好看，我早就想走了，你不去睡，竹樓沒有我的地方，如何睡法，哥哥你相信我，我就睡在地板上好了，再興見他，始終依依身旁，人又那麼嬌婉，知其情意雖深，却非蕩女一流，方才湖邊長夜之談，又答應過他，不忍拒絕，心想，我祇將主意拿定，這裏風俗不同，不應拘

什小節，笑說，蘭妹還要坐鎮指揮，大哥理應作陪，小弟也實有點疲倦，祇好先睡半日，大哥如倦，將我喊醒好了，棠妹還無臥榻，暫在蘭妹牀上，睡上一會可好，蘭花先朝姬棠，使一眼色，故意笑道，二哥莫要怪我，我那床向不喜人睡的，棠妹早就知道，他和你平頭橫臥，和你們弟兄昨夜一樣，不是好麼，你們漢家人，偏有許多做作，翼哥要是這樣說法，我就不理他了，王翼本意，先敷衍過一陣，免去對方昨夜氣憤，再想法子閃避，不料這等說法，心正叫苦，姬棠已笑答道，蘭姊說得不差，做人不在表面，日久自知，與哥我們走吧，再與不便多說，也實不忍拒絕，暗忖我心意已定，倒看此女，爲人如何，是否心口如一，便同姬棠，告辭走去，途中留意，姬棠雖然依依身側，全神貫注在自己身上，始終那麼安詳，沒有一點輕佻，到了樓上，便趕到房中，代將榻上涼蓆擦過，笑說，與哥，我想和你，橫臥榻上，省得去佔別人地方，你如不願，我便睡在地上也好，此時天已過午，可要吃點東西再睡，再與本意想令睡在後樓一間王翼榻上，一聽姬棠，這等說法，笑答，此時想睡一會，好去換班，棠妹如餓，好在東西現成，你吃完再睡好了，姬棠說，我也不餓，與哥睡吧，二人隨同橫臥榻上，當地天時，午未之間最熱，姬棠見再興頭上有汗，又起身去打了一盆清水，與再興擦了兩把，方同對面臥倒，一面拿了一柄芭蕉扇，爲再興扇風，再興見他殷勤體貼，無微不至，老大不是志

思，再三勸說，姬棠看出他心中不安，恐妨睡眠，含笑應了，二人同將雙目閉上，再與心中有事，人雖疲倦，不能入夢；天氣又熱，心正煩燥，隔了一會，覺着微風習習，甚是涼爽，漸漸有了睡意，忽然覺着那風，甚是柔和，好似人爲，偷眼一看，姬棠又在持扇輕揮，雙目望着自己，頭上秀髮，吃風一吹，臥在對面，人更顯得娟麗，想要開口勸止，因料勸必不聽，不如聽其自然，彼此還可睡上一會，忽聞一絲異香，心一迷忽，便昏沈睡去，到了下午醒轉，覺着手上軟綿綿的，睜眼一看，原來不知何時，竟將對方一隻纖手，鬆鬆握住，姬棠安穩合目，睡在對面，右手芭蕉扇，搭向自己身上，分明扇着扇着，忽然睡熟，另一隻手，好似睡熟之後，才被自己握住，自己竟沒有什感覺，好生奇怪，一看天色，陽光業已偏西，室中綠陰陰的，枕簟生涼，舒爽非常，比起初睡時，炎熱情景，大不相同，祇當姬棠剛睡不久，如將手放開，難免驚動，祇得原樣不動，等其自醒，正覺此女，真個美貌多情，動人憐愛，如換一人，豈非求之不得，忽然看出自己，連人帶枕，都被人移過，初睡時因那竹榻長大，雙方相隔，有三四尺，一覺醒來，對方仍臥原處，自己不知怎的，連人帶枕頭，都往前移近了些，相去還不到兩尺，記得自己沒有動過，也未有此念頭，看神氣，姬棠決不會自己動手，如是別人所爲，早該驚醒，便都疲倦，也不會睡得如此死法，心方尋思，忽想起王翼蘭花，尙還未睡，又見姬

棠，秀眉微蹙，面容時憂時喜，知其心中有事，不忍喊醒，正想將手輕輕鬆開，忽見服侍蘭花的一個小蠻女，探頭搖手示意，不令起身，並打手式，意似王翼蘭花，已在對面房中入睡，耳聽羣犀怒吼之聲，依舊震撼山野，還未過完，暗忖，這犀羣怎這樣多法，悄悄招手，將小蠻女喊到身旁，低聲一問，因蘭花平日喜教蠻女漢語，那四個貼身的蠻女，都能說上幾句，又都生得靈秀，這小的一個，名叫么桃更是聰明，知這兩個貴客，主人看重，想要討好巴結，便輕腳輕手，湊到身旁，低聲連比帶說，再興才知，自己剛走，不多一會，蘭花看出羣犀，業已上路，不會走往旁處，數目多得出奇，不知何時，才能過完，中間去打，比迎頭還要危險，一個衝亂，到處亂竄，祇留下幾十隻，想要除他，便不知要費上多少人力，才能了事，人還不免傷亡，此時看去，聲勢驚人，祇要派人守住那兩處路口的火堆，日夜添柴，便可無事，爲防萬一，連禁衆蠻苗，誰都不許冒失下手，亂發鏢箭長矛，一面傳令，命人搜殺方才走單的幾隻犀牛，吩咐停當，便同王翼，回樓同臥，到了樓上，掩到房中一看，二人還未睡熟，眼睛却都閉上，先用一種迷人的香草美人香七步倒，將二人昏迷過去，又將再興，移近一些，把姬棠的手握住，方同去往對面房中安臥，打算睡到黃昏月上，犀羣如其過完，自不必說，否則，那埋伏犀羣來路的健苗，已冒奇險，用索勾套了幾隻死犀繞路由水裏，用獨木舟，運送回來，正

好烤吃，飽餐美味，精神也都養足，明日好去羣犀後面，追逐獵取，因恐二人醒轉，忙着前往接班，特令么桃，守在一旁，醒得如早，便不令起身，等到黃昏，同起吃飽，準備獵犀，再興聽完，才知那是蘭花所爲，姬棠還不知道，一看兩手交叉，握得甚緊。心想，是何毒草，這等利害，不知不覺，人便昏迷，任人擺佈，再看姬棠口角間，忽帶笑容，彷彿夢中有什高興的事，一雙秀眉，也漸舒展，料其將醒，正想將手收回，猛又覺有一股異香，瞥見蠻女么挑，手拿一枝似蘭非蘭的奇花，在面前晃了一晃，知是所說美人香七步倒、心方一動，未容開口，人便二次睡去，醒來一看，對面人已不見，天色業已昏暗下來，知時不早，方要起身，忽聽身旁，嬌呼興哥，回顧姬棠，業已梳洗停當，鬢邊插了一束香花，好似剛剛洗浴回來，衣服也全換過，笑問棠妹，天不早了吧，你是怎麼醒的，姬棠笑答，我先不知么桃鬧鬼，醒來喊你不應，後聽么桃一說，才知蘭姊取笑，他二人各睡一床，也剛醒轉；美人香原有兩種，白的迷人，紅的清醒，恰巧蘭姊歸途，無意之中，在崖上得到幾朵，想你多睡一會，蘭姊也未沐浴，我和他同往洲旁瀑布中，洗了一會，換好衣服，回來用紅花將你解醒，如今大哥正往洗浴，你如不餓，快些趕去，洗去方才汗污，回來吃飽，準備去獵犀牛，不是好麼。

二 奇景初呈

再與耳聽羣犀吼聲，仍是洪厲，但是此應彼和，斷續相聞，已不似初睡時那樣同聲怒鳴，震得山鳴谷應，問知方才有兩個壯士，冒險去往森林窺探，看那羣犀來路，是否與黑蟻相同，探出犀羣，是由另一路竄來，因這次先有准備，上來便將爲首犀牛激怒，奔馳極快，不似以前自在遊行，遇到水草豐美之處，便隨時停止，過兩三天，都過不完，雖然後面犀羣，無人驚動，不似朝來奔馳迅急，但是犀牛，照例隨同大羣進止，前面一快，也跟着飛跑，大約今夜，便可過完，姬棠並說，這次犀羣真多，少說也要打他好幾百隻，我們這裏的人，便是一年之內，不去採荒，都可交代了，你快洗浴去吧，再興聞言，因二人剛來，恰巧峒中得到這樣彩頭，照例遇到這樣大獲之後，全體蠻苗，均可休息上好幾天，並還任意作樂，飽餐酒肉，蘭花待人又好，因此羣情大喜，高興非常，許多蠻苗，都不眠不休，高興已極，對於二人，直認作福星一樣，再興自是喜慰，匆匆拿了洗漱用具，便往洲旁瀑布趕去，剛下樓走不幾步，便見二蠻女，飛奔而來，神態慌張，以爲又有什麼變故，側耳一聽，彷彿小獅被禁地洞之中，怒吼了些時，無人答理，後來往送食物，不聽獅吼，到了底下一看，二獅業已失蹤，蘭花聞報，正在悔惜再

與當時也未理會，趕到昨日浴處一看，王翼業已先到當地，乃是一處噴泉飛瀑，臨水有一小山，半截深入水中，山腹中空，孔竅甚多，約有兩丈高大，蘭花就着當地形勢，將瀑布用竹管，引向小山洞內，由頂向下噴洒，絕好一處天然浴室，洞中水深祇三四尺，最深之處，也祇過人，洞頂孔竅玲瓏，大小十好幾個，天光下透，清可見底，旁邊還有一個人工掘成的小池，專供蘭花，和身邊幾個蠻女，沐浴之用，別的蠻苗，均作野浴，男女同嬉，祇在水中，便周身赤裸，不以爲意，二女因王時二人，均是漢族，不喜男女同浴，自己天性喜潔，也從未與男子赤身相對，故此分成兩起，二人互相一談，才知王翼，對於蘭花，並無婚姻之想，祇爲對方，是管理全山的主人，最有威力，既想在此久居，不得不隨和一點，那知蘭花情熱，就這兩三日夜，情分越來越深，昨夜跳月，到了無人之處，蘭花業已示意，露出委身之意，王翼剛一裝駭，蘭花便悲憤起來，並說，他雖覺着王翼人好，在未看准心意以前，尙無嫁人之意，乃是你自己發動，如何答話支吾，王翼先還莫名其妙，直到今早，同回竹樓，設詞探詢，才知蠻苗風俗，最寶貴便是雙乳，除非是他親丈夫，一點也碰不得，甚至婦女被人強姦，均可無事，祇一摸他雙乳，女的如非心願，不是當時拚命，便去歸告家人，以白刃相加，結仇不解，祇有彼此不會婚嫁，女的也不討厭男的，或是被他感動，才可消恨，看得極重，王翼前夜鬥獅

時，因見獅來太猛，恐其受傷，無意之中，推了一下，對方却認了真，幸而上來，便對王翼，發生情愛，雖還想彼此相交些日，看准對方爲人，再作計較，但是情根已固，感想極好，否則此舉，休說蘭花是當地主人，便是尋常蠻女，也決不肯甘休，心想，我既打算嫁與此人，看這神氣，也許真個愛我，心中一動，非但沒有發作，反到高興，告知乃父，說王翼愛他，彼此情投意合，祇等明夜跳月，便與定情，孟龍原看出愛女鍾情王翼，沒想到剛來不久，便有成約，雖覺太快，也頗喜慰，再說愛女皮氣堅定，也作不了他的主，當時答應，蘭花以爲事已定局，後來看出王翼，老是若即若離，祇管口中贊美，並不十分親熱，等到跳月開始，引往無人之處，彷彿神情冷淡，言動都是敷衍，先還當是漢人臉嫩，恐被看輕，未便表示，後見所談都是空話，也不與他親熱，眼看天已快亮，忍不住拿話一試，竟有推托之意，自己已向乃父稟告，如何交代，不禁悲憤交集，幾乎發作，總算王翼見機，勉強陪話，敷衍過去，蘭花聰明，故意不置可否，打算明朝種完田再說，剛往回走，便見時姬二人，並頭說笑，留戀親熱情景，越發氣在心裏，當時未說，跟着來了犀羣，時姬二人一走，想起前事，好生氣苦，強着王翼回樓，令往自己房中同臥，王翼剛說，我那床榻，空無一人，你不喜人睡你的床，何必擾你，蘭花先是微笑不語，同去對面房中，偷看時姬二人，並頭橫臥，女的正在打扇，情景十

分親密，連忙搖手，不令驚動，用花將人迷倒之後，又和王翼，把再興移近一點，笑道，你看人家多好，我就這樣苦惱，說完，轉身就走，王翼見他，目有淚光，心中不忍，祇得跟往房中陪話，剛一進門，蘭花忽然拔出一口尖刀，說完經過，和前夜之事，叫王翼殺他，否則，我爹爹不能受此奇辱，定必殺你，說完，淚流不止，王翼見狀大驚，再三勸解，蘭花俱都不理，後來實在無法，左思右想，祇得答應婚事，口中求告，說是我本愛你，不過日子太淺，不好意思，羞於出口，既要當時說定，依你就是，蘭花見他情急，方始有點心軟，冷笑說道，你把我們蠻族中人，都當作不知廉恥的麼，這樣防我作什，就是你答應婚事，照你昨夜情景，至少還要看你一年半載，才肯和你做夫妻呢，你便多好，不是真心愛我，有什意思，當我真要同睡一床麼，你看你那兄弟多好，不問他們，是否真有情愛，看他二人，並頭同臥，何等親熱，那有絲毫疑人之心，我不過不願不如棠妹，被人笑話罷了，那邊有床，原是以前叔婆避暑時，獨眠之用，我睡這床，是自己的，天已不早，養好精神，起來還有事做，各自睡罷，王翼還想敷衍幾句，見他聲色俱厲，暗忖，他說試我一年半載，正好暫時可以無事，且等到時再說，再聽那床，乃鳳珠獨眠之用，更對心思，祇得應諾，去往床上臥倒，想起這兩次經歷，心亂如麻，祇一閉眼，鳳珠的絕代容華，便上心頭，天氣又熱，怎麼也睡不着，那知他這裏，情有

獨鍾，蘭花原是氣憤頭上，一半試他，也未真睡，暗中偷覷，見他在床上，轉側不眠，時常低聲歎氣，又生誤會，當是爲他而發，起身笑問，翼哥如何不睡，怪我得罪了你麼，王翼見他，雲鬢蓬鬆，嫣然含笑，立在榻前，溫言慰問，看去更顯嬌美，一時情不自禁，拉他坐在身旁，正想乘機安慰幾句，蘭花笑道，你連日均未睡好，夜來還要大動手脚，不養好精神，如何能行，說罷，將手中暗藏的美人香，朝王翼面上一拂，當時聞到一絲異香，人便昏沈睡去，醒來蘭花更不再提前事，言笑如常，表面沒有昨日親熱，實則樣樣關切周到，比前更甚，看出必成之局，決難更改，想起鳳珠來前，幾次暗示，萬分憂急，又無計可施，跟着二女結伴往浴，本約同往，姬棠忽用蠻語，說了幾句，方始作罷，浴完回來，又令王翼往浴，二女面上，均是喜容，也不知談些什麼，本來自己心事，不想洩露，因覺事在兩難，好在至好弟兄，便全說了出來，再興一聽，才知他和鳳珠，行時業已隱語示意，暗通情愫，至多一年之內，便借避暑爲由，來此相晤，不禁又驚又急，仔細想過，婉言勸道，不瞞大哥說，像孟夫人那樣溫柔美貌的女子，真個人間絕色，連我對他，也是一樣顛倒，不過此事，關係太大，結果必要害人害己，終於兩誤，固然他也是身世孤苦，父死無依，爲勢所迫，被孟雄強聘了去，老夫少妻，終日愁悶，舉目無親，所見都是野蠻粗蠢的異族，祇管享受得好，心却苦痛，得不到一點安

慰，但是此乃無法之事，休看孟雄對我弟兄極好，全是夫人之力，蠻苗妒念奇重，休說有什私情洩露，便是言動不檢，生了疑心，我二人不說，夫人身受，也必慘酷，我們弟兄，受人救命之恩，如何害他，爲我慘死，真能將他救出牢籠，爲他百死，也所甘心，無奈情勢如此，連我二人，尙且靠他照應，此外並無容身之地，如何救人，他對你越有情意，你越要設法善處，何況孟雄，對我二人，也極情厚，不問是否由於夫人而來，終是仗他之力，才得轉危爲安，受人之惠，謀人之妻，也非我輩丈夫所爲，除非真個心志堅定，連這現成安居避難之處，都捨之而去，先不要受人好處，小弟一定隨你，避往森林之中，終日冒着奇險，暫做兩個野人，另覓棲身之地，非但不娶蘭花，連孟雄所贈衣物，全數還他，一面在森林中苦熬，候到孟雄，年老身死，等他成了寡婦，再作夫婦之想，祇要你們，彼此情愛專一，我便爲此，受盡辛苦凶險，也必以全力相助，死而後已，如有一人中變，我方離去，這等作法，雖有萬一之望，情理上也還有個說法，但是孟雄年雖六旬，人甚強健，必須準備二十年苦難歲月，或者能夠如願，如其等他尋來，設法幽會，或是與之同逃，這裏山高路險，到處都是他的勢力，並有許多生苗野獍，毒蛇猛獸之險，危機四伏，休說害他送命，便叫他跟着我們受那許多罪孽，也對人不起，真有情愛，何必非要結爲夫婦，他和孟雄，人雖相差太多，祇要心志堅定，終有相見之日，大哥

仔細盤算，如能準備，守他一二十年，拚着受盡苦難，到時雖然傾國佳人，業已白頭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也是快心之事，如其自問不能，却是萬來不得，蘭花雖是蠻女，非但對你情深，人又那樣聰明美貌，長於智計，我們稍爲教他，便可做出許多事業，使這全山蠻苗，同享安樂，試驗我們平日心志，是否實踐，言行相符，也不枉出死入生，受這許多驚險危害，事要早決，否則，此女聰明絕頂，照你所說，已看出你不是真心愛他，大哥又在無意之中，犯了蠻規，再不改變初心，被他看出，必要鑄成大錯，等你結婚之後，鳳珠尋來，至多心冷失望而去，好在雙方并未當面明言，訂有盟約，他也無話可說，如其遷延不決，必致連累他受害，蘭花性烈情深，也非送命不可，凡是萬做不到的事，開頭如未仔細盤算，一經警覺，便須懸崖勒馬，早息妄念，才可兩全，單是片面相思，沒有別人也好，偏有一個蘭花，對你垂青，又是本山之主，除却逃走，更無別路，結果還是這條路，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夫妻之間，多出一種嫌疑，美中不足呢，小弟決無他念，好歹都隨大哥一起，吉凶禍福，更早置之度外，譬如不遇鳳珠，爲貪官惡霸所殺，又當如何，祇等大哥開口，無不遵命，王翼越想，越覺所說有理，祇得歎了口氣，答道，我此時方寸已亂，爲勢所逼，祇好辜負他的深情了，再興道，此外無法，既不能拚受一二十年苦難歲月，守這白髮佳人，轉不如改變前念，對於蘭妹，專心用情，

增加夫妻情愛，以免兩負，全都對人不起，此事本難怪你，既是這樣，回去便要有點表示才好，王翼轉問，你對棠妹如何，再興淒然答道，實不相瞞，我比大哥，還要情癡，但知事情決辦不到，大哥有我相助，或者還有萬分之一，我連萬一之望都沒有，但我愛極此女，此生雖無室家之想，但決沒有別的雜念，因此夢穩神安，休說片面相思，使他鍾情於我，也決不敢做那誤已誤人之事，至於棠妹，我對他也頗憐愛，他又那樣癡心，但我昨夜，業已與他明言，結爲兄妹，暫時自難免於情癡，想我改變初衷，但是人各有志，此女聰明，祇肯用心，終能將其說服，送他回轉故鄉，另覓佳耦，我因這幾家惡霸，手下的土人苗獠，苦難太深，才生忿怒，不爲路見不平，也不致於逃入蠻荒，無家可歸了，此後必以全力，先教導這裏蠻苗，化除種族成見，使其聯成一片，一面努力開荒，時機一到，將那些土豪惡霸除去，使所有土人，都有田可耕，有業可成，同登樂土，再能多見鳳珠幾面，白首相對，同話當年，於願已足，實不願爲了兒女私情，延誤平日心志，大哥將來再看好了，王翼才知再興，比自己還要癡心，勸慰了幾句，見再興微笑未答，心想，姬棠那麼美豔溫柔，長日相聚，人非太上，決難忘情，必和自己一樣，也未深勸，洗完要走，再興忙又喊住，再三囑咐，說蠻女情熱，二女又都聰明，我弟兄無話不談，今日之事，千萬不可吐露一字，否則，蘭妹知道此事，他不似我和棠

妹，早已說明在先，又知隨時留意，表面彷彿親熱，內中實有分毫，被他知道，定必苦痛，弄巧還要生出事來，鳳珠明年如借避暑來此，不妨明言難處，使其斷念而去，千萬不可藕斷絲連，結果還是害人，王翼應了，二人回到樓上，二女業已等得不耐，牛肉也早取來，切成薄片，放在鐵架之上燒烤，等候同吃，牛羣仍未過完，二女笑問，你們怎去了這大時候，吃完非但去打犀牛，還要尋那兩隻小獅子呢，二人隨口答了兩句，蘭花看出王翼，浴後回來，對於自己，忽以全神專注，露出熱愛之意，不知對方，佳麗當前，又聽良言勸說，已把想念鳳珠之念去掉，既已決定娶他爲妻，自然越看越愛，自從見面以來，初次得到這樣溫存體貼，自是歡喜，前嫌盡釋，想起二人浴時頗久，剛一回來，意中人便改了態度，料於再興有關，不由增加出許多好感，一心一意，想時姬二人，也成一對好夫妻，暗中留意，盡力作合，暫且不提，四人和幾個得力蠻女，飽餐之後，便帶兵器起身，因聽健苗來報，犀羣尙多，至少要到半夜，才能過完，另一面又聽人報，犀羣去路，中間本隔有幾條大小溝壑，事前沒有想到，最前一條大壑，並不甚深，因有健苗伏在壑旁，手舞紅旗引逗，激怒羣犀，往前衝去，快要到達，令往崖下小洞藏伏，前頭凶犀，朝前猛竄，紛紛失足，墜落壑底，雖然跌個死傷狼藉，後面犀羣，也照例朝前猛衝，紛紛縱落，無奈犀羣太多，不消多時，便將那條壑底，填高了好幾丈，有的落

向同類身上，互相衝撞惡鬥，傷亡不少，先下去的，全被壓向身上，也送了性命，可是爲首大犀，跌暈踐踏而死，沒了領頭，有的踏着死犀，朝對崖猛竄上去，看不見爲首大犀，又反身回竄，往前去的，並沒多少，後面的犀羣，依舊潮湧而來，互相擠撞衝突，尋那大犀，由死犀身上，滾落壑底，爲數越來越多，同聲怒吼，震動山谷，四五丈長，六七丈高，好幾里長一條溝壑，中間一段，已被犀羣填滿，直到黃昏將近，因後面犀羣，大量湧到，前頭有幾十隻，業已竄往對崖，停留在野地裏吃草，後面犀羣，不知爲首大犀已死，祇當尙在前面，不知怎的一來，忽然向前衝去，犀羣方始重又移動，往前奔馳，比前却慢得多，那走在死犀邊上，或是由那陷住半身無法縱起的傷犀身上，負痛往上一拱，立時隨坡滾落，再也無法上來，此次所得，真不知有多少，可是那幾個埋伏的人，處境險極，如非崖下土洞灣曲，另有掘好的通路，休想活命，如今人剛繞路迷回等語，蘭花一聽大驚，知道大犀多死，一個不巧，犀羣便和瘋了一般，到處狂奔猛竄，無論人物牲畜，遇上就完，好生愁急，一面命人，多備木柴火把，一面准備選出敢死之士，連夜翻山，繞往前面，誘其他去，以防反撲，王時二人，見二女愁急，說前面幾條山溝，均被羣犀，填出道路，幸而引頭大犀，還有兩三隻最凶猛的，不會死光，帶傷竄往前面，否則，前面兩條崖溝，更淺更側，一個不巧，祇有兩隻大犀，竄向一旁，一聲

怒吼，繞路反撲，當時便是大禍，總算運氣，剩這兩條大的，負傷未死，又當領頭怒竄之際，旁邊無路可繞，後面犀羣太多，無法退避，埋伏的人，更是胆勇、老遠使用紅旗引逗，將其激怒，仍就朝前衝去，這才免害，犀羣又吃了太多的虧，後面路已遮斷，無法回退，否則，也是不了，就這樣也須早作準備，大意不得，急切間，偏又想不出什好方法，可見合羣之力，真個利害，再興忽然想起，前見木柴，容易着火，問知當地山谷中，出有一種黑石油，一點就燃，忽生一計，忙問壑那面的形勢，蘭花答說，壑對面祇有二里方圓一片草原，再往前走不幾里，便是一條死谷，谷外一片斜坡，可通銀坑洞那面，但是地勢甚陡，山坡甚多，越往前越難，犀羣祇要由此下去，便難再上，本意引其由此竄落等語，再興問出那條山谷，形如一個大口袋，通體石質，谷底土地，朝下深陷，比谷外要低得多，內裏灌木叢生，祇有一條羊腸小路，可通谷頂，所經都是危峯峭壁，路也遠出兩倍，越發心喜，便將火攻之計告知，令速準備，蘭花聽完大喜，互相商量好了下手方法，便傳急令，照着王時二人所說，派出二三百個蠻苗，每人各帶一大束塗有石油的木柴，由香水崖那面取路，翻越峯崖險徑，繞往口袋谷上面埋伏，一面仍用前法，將人用繩繫住，等到天明，犀羣將到，持旗引逗，誘往谷中，用火燒死，一面囑咐，祇要犀羣，有了領頭，照着預計，順坡而下，便不去理他，免得平白多殺生命，並

無所得，須要看出犀羣，尋那爲首大犀，立定怒吼，快要反撲過來，方可下手，分派定後，祇是中間，隔着一段，必須有人，迎頭引逗，但那一片地勢，甚是平坦，沒有藏伏之處，危險萬分，被他衝到身前，便無生理，二女想起此事太難，無人可派，正在商說，再興首告奮勇，王翼也要同去，姬棠力勸不可，蘭花見二人，自恃武功，力言無妨，笑說，既是這樣，我們四人，都去也好，隔遠一點下手，也許無事，我們同去，更可見機而行，不致冒失，此比犀羣初來時，還要可慮，真要被他，反撲過來，誰也難保傷亡。人力決難抵擋，連碧龍洲，也必被他踏平，不來無事，來便不免一拚，爲了全山生命財產，受點傷害也值，二人自不願二女同去，王翼更不放心，勸阻更急，蘭花笑道，你以爲這樣是愛我麼，我是這裏主人，平日專叫他門出力，遇到這樣非我不可的爲難之事，如不冒一點險，使其轉危爲安，何以服人，誰如怕死，便不要去，你們漢人，祇想同生快活，却沒想到同死更好，祇要值得就行，何況爲了大家，既然商定，乘他未到以前，繞往前面，乘着月明，查看情勢，以免一時疏忽，沒有想到，反而不美，二人拿他無法，祇得應諾，先向孟龍通知，然後起身，初意孟龍愛女如命，必要勸止，那知並未勸阻，祇命不可冒失行事，峒中木柴最多，許多蠻苗，俱都吃飽睡足，一聽此次可得不少，全都高興，踴躍爭先，就這一會功夫，業已準備出發，二人暗忖，這裏的人，

全都耐勞多力，如能善用，真可做出不少的事，互相談論，繞着山路，向前急馳，撇開犀羣來路不算，這一條路，展轉繞越，少說也有好幾十里，如非前段牛羣，過崖之後，沿途停留，早被趕向衆蠻苗的前面，四人因是空身行走，脚程又快，早就趕到，先在中途，登高遙望，月光之下，那大量牛羣，由森林起，綿亘數十里，成了一條灰黑色的長綫，所過之處，草木多被踏平，密壓壓有寬有仄，一眼望過去，看不到一點空隙，絕壑之中，一片最寬，彷彿像個長大的十字，由森林來路一面，往前行走，正在蠕蠕行動，比日裏慢出十倍，走在兩旁的，不時停留下來，似在吃草，灰霧如龍，蜿蜒浮動之中，凶犀目光，密如繁星，看去又像一條極長的星河，真個從來未見之奇，不是事前用火隔斷，沿途命人引逗，這樣多的凶犀，休說行凶發威，向人猛撲，便被停在當地，也是一場大禍，因見犀羣，相隔還遠，來勢越慢，中有好些，想因長路飢疲，相繼往兩旁曠野中散開，吃起草來，二女看出，犀行越慢，如非後面犀羣，沒有過完，中途轉折之處極少，就許此時，反撲回去，因要查看谷口一帶形勢，一同加急前馳，趕到一看，那形勢真個險惡，谷口側面，便是犀羣來路，前面是片峭壁，犀羣到此，因那谷口，是片斜坡，形如一囊，入口寬還不到兩丈，犀羣到此，定必繞崖而過，不會進去，再往前三五里，便是方才所說，一片接一片的斜坡盆地，但是中間隔着大片平野，便是當時不往回

路反撲，也必停在大片草場之上，留下後患，不定何時，非往回路猛竄不可，與預計好些不符，如換別處山谷，也無用處，幸而那谷，又深又低，外小裏大，無路可通，妙在兩面，均是石崖，寸草不生，下面却被灌木野草佈滿，中心盆地之上，又有好些樹木，和一種帶有臭味的油藤，極易發火，四人看好地勢，便照預計行事，後面羣苗，見主人向前，俱都爭功搶先，紛紛趕到，蘭花重又指揮，分佈開來，又添了幾處柴堆伏火，並命蠻苗，乘此閒空，多斫倒些樹木，運往崖上，將帶去黑石油，塗上一些，到時推將下去，一面在崖頂，繫好長索，以備應用，一切停當，爲防萬一，遙望森林那面，犀羣已斷，天也離明將近，殘月斜照之中，後面已成了一條龍尾，緩緩搖曳而來，已離金牛峒峯崖不遠，忙同飛步趕去，相隔犀羣前鋒，還有半里，恰巧是一高坡，二女心胆立壯，忙告時王二人，牛羣衝到，如何縱避，一面取出蘆笙號角吹動，一面高聲呼喝，手舞紅旗，跳縱引逗，犀羣由早到此，不曾休息，那一帶恰又無水可飲，本來有點疲乏，正在一邊吃草，一邊前進，內有好些，似在尋覓爲首大犀，不時向後回望，口中怒吼，停步不前，吃後面牛羣，往前一湧，重又前進，看去似頗勉強，前隊一慢，後面的也慢了下來，這時天已漸明，晨光熹微中，前面犀羣，忽然望見手拿紅旗的敵人，又在出現，立時暴怒，當先怒吼，鬪的一聲，猛衝過來，四人早有準備，不等到達，各將手中備好的

強弓硬弩，連珠般朝前射去，犀牛奔馳極快，當頭四隻，全都中箭，越發激怒，吽吽怒吼，後面的一齊相繼應和追來，前隊一快，後面的也跟踪急追，勢如潮湧，甚是驚人，四人一箭射出，人便往回縱逃，乘着犀羣未到，各將紅旗，插向小樹之上，以爲疑兵，人却往旁邊草樹叢中，橫縱過去，一路掩藏逃竄，等追到預定的小溝旁邊，飛縱過去，到了崖上，往回一看，俱都吃了一驚，原來那大羣凶犀，真個快極，就這接連幾個縱躍的功夫，業已漫山遍野而過，朝前猛衝過去，谷口那面，本來伏得有人，萬蹄奔騰，羣犀怒吼聲中，遙聞遠遠衆蠻苗吶喊之聲，犀羣奔馳越猛，半里多寬，一片野地，已被佈滿，照那來勢神速，四人稍慢幾步，必被追上，踏爲肉泥，休想活命，這才知道真個利害，想起心驚，互相慶幸，爲了後害太大，稍一失機，不能將其除去，被他停留在谷那面曠野之中，前面隔着參天峭壁，如不順着那大片陡坡，往銀炕峒竄去，定必爲害，不能安枕，並且這多凶犀，谷中如其不能容納，或是不等發火，已被填滿，也要給他一條去路，另打主意，衆蠻苗雖都具有胆勇，這類臨機應變的事，却辦不來，非四人同往不可，且喜逃這一面，相隔不遠，有一長嶺，與谷口危崖，相隔不遠，犀羣不會走到，可以繞越，事就地勢業已看好，忙即飛步往前趕去，還未到達，便聽羣犀吽吽怒吼之聲，宛如密雷怒鳴，聲音似在地底傳來，到後一看，衆蠻苗竟未誤事，仍用前法，先生了幾堆

柴火，將路隔斷，再用十幾個力大身輕，胆勇過人的少年壯士，腰繫長索，在谷口引逗，一面將手中長矛，向前投擲，犀羣越發激怒，朝着谷口猛衝，人已隨索飛起，因那谷口，兩面危崖，對立如門，本就斜對犀羣來路，中間再用火一逼，犀羣避開火堆，往旁一繞，更與谷口相對，便是無人引逗，也必往裏湧進，經此一來，其勢更猛，內有幾個健兒，見犀羣由腳底衝過，率性招呼上面，不要將繩拉起，和打鞦韆一樣，臨空盪盪去，手中紅旗，朝下連揮不已，遇到最猛惡的犀羣，由犀羣中，猛力朝上竄去，身子往旁一側一翻，就此避過，谷口中心，又有好些紅衣草人，用繩繫住，縋向谷中，再用繩一牽，時上時下，跳動不休，引得羣犀，怒發如狂，拚命往谷中猛竄，吼聲如雷，驚天動地，入口又是一片溜坡，上有野草甚高，看不出來，好多犀牛，俱都踏空滾落，受傷踐踏而死的，也有不少，可是犀羣太多，急切間，怎過得完，四人一到，惟恐生出變化，趕往谷盡頭危崖之上，仔細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下面山谷，形如一囊，底部又似一個馬蹄，當中土地，三邊峭壁，中心一片盆地，並有大片水塘，佔地少說也有千畝以上，最奇是，沿着崖腳，現出一條溪流，寬約丈許，與中心湖蕩相通，湖旁還有一座形如寶塔，高約八九丈，方圓五六丈的小峯，因有樹林遮蔽，上面並無草木，彷彿小洞甚多，密如蜂窩，當時也未留意，犀羣遠道馳來，一見當地，水草豐美，不願再尋仇敵，

先後兩三個時辰功夫，估計已進了四分之一，谷中地面寬大，許多野草小樹，均被踏平，紛紛趕往湖蕩和小溪中，游泳飲水，悠然自得，祇後面趕到的犀羣，被蠻苗臨空引逗，崖上埋伏的人，又暗放冷箭，越發激怒，尙在吡吡怒鳴，谷底一大片，業已住了吼聲，遙望來路，許多蠻苗，追在犀羣後面，鏢矛並舉，正在紛紛追殺，王翼見蘭花，手持一根竹管，向來路遙望，方想討過，忽聽谷中羣犀，又在奔騰跳擲，怒吼不已，四人回頭一看，見那許多犀牛，不住猛竄入水，那大一片湖蕩，均被擠滿，身在水中，仍是亂滾亂翻，互相擠撞，慘號怒吼，湖水上面，鮮血四流，那在岸上的，跳得更急，吼聲越發慘厲，無奈後面的來之不已，一則無法退回，二則也似沒有想到往回逃走，各自竄向空地之上，滿地打滾，跳縱不休，內有幾隻，竟似怒極生瘋，各向同類，低頭猛衝過去，互相亂挑亂觸，晃眼之間，亂成一大片，這一幕同類相殘的慘劇，真個驚心駭目，祇見犀頭昂處，不是此死，就是彼亡，再不，重傷血流，激怒如狂，又朝同類猛衝過去，似這樣，越來越多，大片盆地，除谷口里許來路，犀羣正往前湧，還和方才一樣而外，盡頭和中心一帶，遍地鮮血四流，殘尸狼藉，中午陽光之下，四人越看越怪，見羣犀和發瘋一般，好好趕到，有的還在吃那水草，不多一會，忽然發狂跳起，不是慘號，亂縱亂跳，便朝同類猛衝，自相殘殺，那一帶相隔更高，先未看出是何原故，後來王翼

聽說，竹筒可以望遠，討過一看，驚問蘭妹，你看那是什麼東西，話未說完，旁立三人，猛瞥見幾個傷重倒地的凶犀，忽然皮肉盡脫，成了白骨，恰巧蠻女在旁，俱都帶有望筒，分別討過一看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蘭花不顧說話，首先順着崖頂，朝谷口一面趕去，原來王翼，目光到處，首先發現，好些犀牛，俱都變成了紫黑色，尤其傷重倒地的，顏色更勻，那些發瘋狂跳的犀牛身上，却是東一片，西一片，多少不等，再定睛仔細一看，原來牛身上，都是紫黑色的螞蟻，方才逃往水中的，已有好些，倒斃水中，牛羣當中，已有不少，皮肉均被螞蟻吃光，成了一堆白骨，因那犀牛，來之不已，受害的也祇谷底一片，還未蔓延開去，後面的犀羣，不知利害，仍往谷底湧進，剛到不久，便跳將起來，後面擠滿無路，便往前竄，所以越往後，受傷的越多，也不知那裏來的那許多螞蟻，最利害是，祇有幾個上身，晃眼佈滿，再往當中小峯一看，上面掛着大小萬千條黑線，看去和流水一般，均由那密如蜂窩的小洞眼裏湧出，其行甚急，才知那小山，竟是平日所聞毒蟻自建，用來聚居的蟻蛭，想不到這樣猛惡的犀牛，竟會被此么麼小蟲所殺，祇要沾上，無一得免，那些黑蟻，也真猛惡無比，滿地急走的蟻羣，也被凶犀，猛力踐踏，死了不少，仍是無一退却，犀脚一停，立時爭先搶上，爬上身去，任怎奔騰跳擲，無一跌落，咬緊牛身，拚命往肉裏啃咬，隨同凶犀，狼奔豕突，瘋狂亂竄，互相

殘殺，轉眼之間，身上便血淋淋成了一片通紅，隱聞嘶嘶噴噴，蟻羣啃吃皮肉之聲，由羣牛怒吼慘號中，隱隱傳來，二人想起昨日二女所說毒蟻的利害，果然是真，再與側顧姬棠，拉着自己，滿面驚惶之容，口中連呼，與哥怎好，此時還不能逃，手也急得冰涼，方想崖脚有水阻隔，後面還有大隊犀羣未到，用什方法，將這毒蟻除去，忽聽一聲銀笛吹過，衆蠻苗吶喊聲中，回頭一看，谷口外面，紅光一閃，跟着便見帶有烈火的樹枝木塊，由上飛落，將谷口遮斷，二三百個蠻苗，同時拿着大量木柴，分着三四圍，將火點燃，朝下擲去，谷口已成了火山，隨見蘭花，飛奔向前，指揮羣苗，趕往中心蟻蛭所在，用箭朝那許多樹上射去，箭上均綁有一條條的尺許黑條，落地便是一條大火，由谷中心，再往裏燒去，木柴樹枝，亂落如雨，來路那面，中間一片草地，已起了野燒，隔火望見大量犀羣，同聲怒吼悲號，由火旁狂竄而過，下面犀羣，當時一陣大亂，再看那些貪殘凶毒的黑蟻，依然緊附牛身大嚼，毫無逃意，下面原多油藤，被犀羣一踏，油質紛紛湧出，更易着火，箭上所綁黑條，便是石油製成，一經點燃，火勢更烈，因防牛羣狂竄，將身上毒蟻帶逃，由外面而內，緩緩燒將過去，仗着地方廣大，谷口羣犀，已被烈火隔斷，後面的業已改道由口外往前側面竄去，谷口裏面的，被火一逼，齊往谷底湧進，聲勢本就猛惡，那些身附毒蟻的，情急猛竄，急痛攻心，昏迷瘋狂中，好些均往蟻

蛭小山上衝過，本就快要倒斷，後面火再湧到，羣犀互相踐踏，受驚狂竄，又有好些隻猛撞上去，哎的一聲，當時齊根斷裂，奔塌下來，犀牛壓死了好幾隻，裏面還有無數黑蟻，立似暴雨一般，向上蓬起，再滿空飛舞而下。

三 口袋谷烈火煉羣犀

蘭花一見蟻羣，多得出奇，喊聲不好，忙吹口中銀笛，兩面崖頂疊苗，早有準備，各將火把點燃，朝下攢落，上面俱都塗有石油，做一圓圈，由外而內，往裏燒去，地下藤草，早被引燃，火和潮水一般，齊往中心湧到，一時濃烟上騰，整座山谷，成了一片火海，燒得那些凶犀，焦頭爛額，狂迸亂跳，加上那無量數的黑蟻，被火一燒，膏汁經火，越發助長火的威力，發出一種奇怪難聞的臭味，因是火由四面包圍，齊往中心燒進，當日又沒有風，蟻穴所在，四面均是密層層的油藤，加上許多野草灌木，和牛的膏汁，遍地皆火，谷口一面，更成了一條火術，那些蟻羣，已被火焰包沒，看不出來，偶有幾隻凶犀，在火焰中狂竄，身上依舊黑一片，紫一片，忽然一股火浪，往上一湧，那緊附在身上的黑蟻，首先燒焦，凶犀跟着倒地，轉眼成了焦炭，因其四面隔斷，無路可逃，火勢又猛，先還聽到火中悲號跳擲之聲，不消片刻，大量羣犀，全都橫七豎八，跌

倒火中，被烈火圍上，燒了起來，再用望筒，仔細一看，那黑蟻也真多出奇，地下一條條，一片片，都是死蟻燒焦的黑影，中心一帶，全被佈滿，蟻蛭中心更多，想是被火逼緊，齊往穴中逃回，無奈火勢太大，照樣燒死，已成了幾條焦炭殘灰，搭向穴口附近，最大的一羣，竟比犀牛，還要粗壯，因那火光發紫，容易分辨，先還當是燒焦的樹木，看出那是燒焦的死蟻而後，蘭花業已趕回，在旁笑道，今日萬想不到，除此一個大害，這毒蟲本來聚居在銀炕峒旁，絕壑之下，崖洞之中，不知何時，移來此地，相隔這近，我們一點也不知道，如被突然之間，大羣湧來，全峒的人畜，休想逃得一個，且喜機緣湊巧，一場大火，將他燒光，照這火勢，離地面十丈之內，都被燒紅，就是他下面洞穴，還有餘留，也被烤死，好在這裏環着山脚，這條大水溝，火起以後，水被燒開，就有幾個逃出來的，也無法越過，下面草木又多，油質着火全燃，此時全谷皆火，大家都被烤得難受，低處山石，棄已滾燙，不能立足，我們快些走吧，莫等危崖被火酥溶，隨同滾落，死得才冤枉呢，說時，三人遙望谷口，兩面崖頂的蠻苗，業已避開，多半聚在谷後，相隔里許的峯崖之上，手持弓刀，正在戒備，耳聽犀羣奔馳怒吼之聲，由谷口旁邊，飛馳而過，忙同退下，由谷後崖壁，用長索繩將下去，等到下面，那數十丈厚的山崖，俱都發熱，崖勢又高又陡，下面又是一條泥溝，等到越往對崖，互相對看，全都

成了灰人，從頭到腳，都是灰塵泥污，周身熱汗四流，總算時已申酉之交，山風迎面，甚是涼爽，又朝火谷那面吹去，當時身上一鬆，蘭花大喜道，方才我真胆寒，一面是那多的獨角犀牛，谷中又發現大量毒蟲，實在逼得無法，才用緊急信號，招呼爹爹他們，留守的人，快些發火，將路隔斷，那怕引起野燒，好在中間隔着幾片石山溪流，就被延燒過去，再想法子，也比毒蟲之害，要好得多，他們似因此事太險，先還不肯，總算犀羣，業已繞過崖角，快要走到第三條大壑附近，才命人拿了火把，在後追逐犀羣，過壑不遠，方始發動野燒，此時我才看明，今天樣樣湊巧，那片野地，草木雖多，一則油藤極少，好些地方，不易點燃，兩面均是石崖，不致引起大火，就這樣，還恐下午風向不對，燒往我們那面，照此情勢，野燒已不致引起，這樣零零落落的幾處小火，祇燒掉一些樹木，草都不會點燃，再好沒有，早知如此，決不會用此火攻之計，白燒這許多犀牛，我們附近有此毒蟲，却是凶險極了，王翼笑道，我也覺着犀牛，雖然凶惡，周身都是有物，留在那裏，慢慢獵取，豈不是好，無奈這東西，爲數太多，實在無法，其勢又無法留出一些，祇想一火而光，永除後患，不料無意中，去掉這樣一個大害，犀牛也未完全燒死，你是怎樣放他逃走呢，蘭花笑答，我早就想到這東西，從頭到腳，全都有用，全燒可惜，又恐這條山谷容納不下，一個回頭驚竄，照樣有害，來時想好主

意，谷外兩處火堆，均有專人把守，可以移動，又在斜坡那面，設下兩處火堆，谷口發火之後，犀羣自然望火驚避，旁邊火堆，業被我們的人拆散，讓出一路，來路又起了野燒，逼得他們，祇得向前，到了前面平崖，再被火一擋，祇有坡下，空寬無火，自然不顧命，順着斜坡，驚竄下去，犀牛頗有機心，受此重創，以後恐不會再來了，因其天性猛惡，就是這樣，火初起時，當頭數十隻，狂竄過來，收勢不住，仍往谷中竄進，被火燒死，你說這東西，又有多利害吧，說時，衆人已走往最高之處，遙望谷那面，犀羣正和潮水一般，紛紛順着斜坡，滾竄下去，互相踐踏，怒吼之聲，震動山谷，望去萬頭攢動，彷彿一大片灰黑色的瀑布，順坡急馳，地方一大，數目之多，分外顯得驚人，再望來路，也有一二十處火頭，帶着濃烟，順風湧來，時斷時續，當地草木肥鮮，雖不易全數引燃，吃風一吹，濃烟滾滾，也似大小十幾條黑龍，蜿蜒滾轉，隨風飛舞，犀羣後路已斷，奔馳更急，地又寬大，祇陷身大壑，那許多死傷的犀牛，被火隔斷，又無法起立逃走，祇在壑中怒吼而外，還有零零落落，一二十隻走單的犀牛，隔在野地無火之處，尙在怒吼，往來驚竄走去，不消多時，便可過完，一塊石頭落地，收穫更多，衆蠻苗早由不得同聲歡呼起來，有的還等他過後，跟踪追殺，多打他些回去，蘭花忙即傳令止住，說爲人不可太貪，今日已是萬幸，得了不少犀羣，過完便要想辦法滅火，免留後患，

天上雖然有雲，是否下雨，拿他不定，不有口袋谷蟻穴，也要仔細查看，毒蟲是否死光，有無遺留，野地裏那些殘餘的犀牛，打他先非容易，此次犀羣，多得出奇，也許別處還有，如不全數搜殺，與人遇上，就能將他打死，也不免於傷人，方才我看大壑下面，死傷的犀牛，至少近千，沿途死傷的，還不知多少，聚集起來，這一筆財，便兩年不去採荒，叔公也都喜歡，不致見怪，現在我便作主，至少放你們三月工，祇在山中耕地，種出稻來，又是許多食糧，再種上菜，以後不打獵，也有吃的，牛肉先吃不完，祇鹽沒有那多，須要你們各人去採，到時每人約可分得一條牛，祇將皮骨交還，想醃起來的，鹽要自採，莫非這還不足麼，衆蠻苗以前所得，全數都要繳上，除每日兩飽外，一點也得不到，心想拚性命去往林中採荒，任得多少，俱都無分，雖然不敢不去，十九沒有心思，自從近年，蘭花管理全山，賞罰分明，量力而分所獲，一面又請了人來，學會織布，婦女無須去往林中採荒，以免喪亡，男多女少，常起爭殺，衆蠻苗方始有了私財，與家室之樂，所分物產，也由蘭花，暗求鳳珠，與老王說好，和公物一樣，運往山外，去換他們心喜的衣物用具，不消一兩年，大家都有了衣服用具，好過得多，不似以前，身上祇圍着一片獸皮，冬夏一樣，冷熱不均，因此衆人對他，萬分愛戴，祇管令出必行，刑法嚴厲，極少有人怨恨，孟雄叔姪，雖覺此是創舉，一是愛女力爭，一是愛妻

之命，不能不聽，蘭花和衆蠻苗，也真爭氣，果然行了新法，所得反比以前，日有增加，蘭花乘機又和老峒主，訂下一定歲貢，祇要所得物產，超出舊例一倍以上，便可休息，以養人力，做點興建之事，並還分班操作，比採荒輕鬆得多，好些均是蠻苗公衆之用，每遇這類彩頭，格外高興，全都踴躍爭先，牛肉又極好吃，一聽每人可以分到一條，不禁歡聲雷動，喜出望外，內有好些年紀較大的蠻苗，竟紛紛搶將過來，跪伏地上，要四人用腳踏他的頭，有的便將旁立蠻女的脚捧起，親了又親，全都歡喜已極，那風雖由來路吹來，衆人所立峯崖，恰巧偏在一旁，祇管黑烟滾滾，舞空而過，一點也吹不到身上，前後一二十里長，一片奇景，全在眼底，因那峯崖，斜往一角，與來路不相連繫，還有好幾里長的犀羣，正似潮水一般，由斜刺裏湧過，尙未過完，這些犀牛，連日連夜，隨同大羣奔馳，大都飢疲交加，離開火場稍遠，前面的雖仍狂奔亂竄，後面來勢，已漸漸緩慢下來，看出還有些時，才可過完，那追逐在犀羣後面的蠻苗，均恐被火燒傷，蘭花又兩次命人，吹動竹笙發令，不許再追，俱都停步，各持刀矛弓箭，繩索之類，將大壑中的傷犀殺死，一面把死的拖了回去，蘭花看出犀多人少，全山連婦孺老弱，不過七百餘人，去往森林採荒的強健男子，不過三四百人，估計牛比人要多出兩倍，惟恐天氣太暖，不能久存，衆人還要連夜洗剝，連風帶醃，少說也要好幾日夜不

停，才能料理清楚，惟恐事久腐爛，忙又傳令，分出二百個強健蠻苗，抄路趕去，吩咐衆人，先不要打那落單的犀牛，先在壑旁和來路，設下幾處火堆，以防逃犀侵害，多備火把，小心防禦；一面將那死犀，運往湖邊，先把腹中臟腑去盡，吊在樹上，風乾起來，一面把峒底存鹽，全數取出，就着鹽量，挑那肥嫩的，送往各處溪邊，開剝醃好，除准備犒勞的，暫時都不要沾生水，以防時久腐臭，實在來不及收拾的，送往地洞之中，暫時保存，可以多放些日，另外再命那二十個蠻兵，帶上三十名健苗，隨時留意，乘天未黑，查看黑蟻踪跡，是否還有漏網，衆蠻苗領命走後，隔了半個多時辰，遙望金牛峒那面，許多老苗父女，連十來歲的幼童，都各持有刀斧用具，趕往壑旁相助，抬的抬，拖的拖，遠望過來，又成了一條人和牛組成的長龍，男女蠻苗，歡喜歌唱之聲，相隔十多里，均能聽到，中間還發現兩處走單的犀牛，向人衝撲，仗着人多，好些拿有毒鏢毒箭，也都打死，就這樣，還是傷了幾個人，四人要等牛羣過完，才能回去，身邊還有數十個健苗，正準備牛羣一過，趕往前面野地，將那些着火草木餘燼撲滅，以防引起火災，眼看犀羣，祇剩一兩里長一段，沒有過完，步法散漫，有的還在路旁吃草，天色業已將近黃昏，谷中火勢，始終未熄，火頭高起數十丈，低處烈火，早已快過崖頂，大量濃烟，由谷中朝空直上，人雖立在上風，相隔里許，那焦臭之味，仍是觸鼻難聞，

四人見那濃烟，有好幾丈粗細，併成一股，朝下風羣犀逃路一面，滾滾飛揚，內中雜有大量火星，雖是升出崖頂不遠，便即熄滅，內中並未帶有火星的殘枝斷樹，終恐火灰隨風飄揚，落在有油質的山藤枯樹上面，引起野燒，又是禍害，而谷中蟻穴所在，地底是否還有道路，也不知道，天却快黑下來，空中浮雲又多，各處山頭，均有雲霧，潏然欲起，夜來月色，決不會好，難於查看，歸途還有不少的事，身上滿佈灰塵泥污，想要回去，又不放心，人也不够分配，正在憂疑，越看形勢天色，越覺可慮，王翼正說，後面犀羣，走得太慢，不等他過完，最要緊是，這谷中毒蟻，如何查看，我和二弟，帶上幾個人，繞到他的後面，仍用火攻，催他快走如何，蘭花方答，犀羣走得雖慢，黃昏前後，必可過完，此時我們人少事多，尚有危機，還是不要惹他，免得又生枝節，方才你也由望筒中看見，共總兩三隻犀牛，有多利害，我們那多的人，還帶有鏢矛毒箭，仍不免於有人受傷，這東西隨同大羣，向前狂奔，由後打他無妨，此時其勢已衰，反倒招惹不得，其勢又不能插到中間，再用前法，引逗激怒，這裏油藤又多，火攻更來不得，祇有候他走完，別無善法，二人正談論間，忽聽般般雷鳴之聲，仰面密雲層中，已有電光，金線一般，閃了兩閃，跟着飛砂走石，狂風大作，晃眼之間，天空陰雲越密，已看不出一點青色，風也偏向一旁，那草原上的十來處野火，本已自行熄滅，祇剩幾株着火

的大樹，還在冒烟，空中祇當頂一片，被火光映成紅色，來路那面，祇有幾股黑煙，還在隨風飄動，相隔頗遠，已吹不過來，忽被狂風一吹，好些餘燼未完的草木，立時能燃起火起，谷中烈火濃煙，也被這一陣狂風，由谷底捲起，耳聽危崖紛紛崩塌之聲，越來越密，黑煙如龍，被旋風裹起，帶着萬點火星，衝霄直上，威勢突比以前，猛惡十倍，二女和男女蠻苗，全都驚慌起來，姬棠正說，此時不降大雨，照這風勢，野燒非起不可，到時風頭一變，我們這裏，雖是石崖，兩頭都被烈火隔斷，休想回去，那些抬牛的人，更是危險，那一帶草木最多，崖洞之中，到處都有乾石油，祇要星星之火，被風吹進，或將那些有油的藤樹點燃，立成野燒，連救都沒法救，這却怎好，二人心方一驚，猛瞥見犀羣逃路，斜坡側面，有一石山，掛起一條黑印，映着斜陽，閃閃生光，忙取望筒，仔細一看，正是大羣毒蟻，在彼移動，忙告二女同看，蘭花首先口喊天爺，慶幸不已，王翼便問，這許多毒蟲，必由谷中逃走，如何高興，蘭花笑答，你那裏知道，這東西最是靈警，雖然天性猛惡凶殘，但與人獸未對面以前，稍有警兆，立即大羣遷移，我們留此不去，最注意的，就是附近還有他的巢穴，漏網無妨，最利害是他的道路和巢穴，如往我們一面，却是凶多吉少，總算風火幫忙，方才一燒，風將毒蟻死後的臭氣，連同蟻灰，吹往前面，看這形勢，不是谷底還有一處蟻穴，便與谷底相通，聞到同類燒死的氣

味，地再一熱，不敢停留，立時傾巢逃走，也許方才沒有留意，看這螞蟻，並不甚多，已快逃光，否則，後面不會這樣稀少，照他天生特性，這一遷移，去路正是銀坑洞旁老巢一面，此去不會再來，至少三五年內，不會見到他一點踪跡，想不到二位哥哥一來，非但接連發生大喜之事，並還逢凶化吉，去掉兩個大害，真快活呢，話未說完，便將王翼抱緊，直呼哥哥親我，王翼本就喜他，生得美豔，人又天真聰明，胆勇靈警，知其情熱，忙隨手抱住，正在誇獎親熱，忽聽震天價一個大劈雷，自空直下，震得山搖地動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來路野燒地裏，電光一閃，一株大可數抱，濃陰密茂的大樹，已被雷火劈成四片，一半分裂歪倒，一半仍立地上，跟着由樹腹中發火，燃燒起來，一雷打過，空中雷電交鳴，金光閃閃，未過完的犀羣，也受了驚，紛紛低着個頭，連縱連跳，往前竄去，時再興心想，這樣猛烈的雷電，第一次看到，念頭還未轉完，同時耳聽一聲驚呼，姬棠身子一歪，似要暈倒，連忙一把扶住，姬棠業已投向懷裏，嚇得臉容失色，立足不穩，大驚問故，才知姬棠小時，在野地裏，遇到雷雨，也是突然一雷打下，將附近大樹劈倒，人被震跌出去兩三丈，嚇暈過去，由此格外怕雷，遇到這樣迅雷，便嚇得面無人色，四肢綿軟，不能行動，蘭花又在一旁，連說我們這裏規矩，二哥須將棠妹，抱送回去，此時雖不好走，如何不管，再興見姬棠，嬌怯怯假在自己懷裏，立都不穩，勉

強掙扎之狀，也頗憐愛，不等說完，早將他攔腰抱住，停了一會，姬棠方始稍爲清醒，仰面低語道，興哥不要怪我，你摸我的心，還在跳呢，再與見他說時，似恐自己疑他做作，滿面嬌羞，越發可愛，手又被他握住，由不得隨手往他胸前一摸，果然心頭怦怦跳動，手到之處，其軟如綿，忽想起王翼無意之中，觸了蘭花的乳，幾乎惹出事來，心中一驚，忙想縮回，不料姬棠，反把再與的手拉緊，往旁一按，恰巧握在乳上，心方發急，姬棠把頭靠在再與胸前，低頭悄說，興哥不要多心，我姬家苗，沒有那樣風俗，反正與哥不娶，我也不會嫁與別人，你就有什心上人，我也不會借故逼你，放心好了，再與聞言，正在進退兩難，忽聽衆蠻苗，驚呼之聲，目光到處，前後火起，除却中間數里方圓一片石山，是有草木之處，大都着火，吃狂風一吹，燃燒起來，眼看兩面都被烈火隔斷，大片野燒，非起不可，風力又猛，頭上已有大量濃煙，帶着無數火星，明滅閃爍蔽空而過，時有熱砂，飛落如雨，撲向人的身上，形勢甚是險惡，下面羣犀，逃竄更急，怒吼厲嘯之聲，雜在風火聲中，聽去分外淒厲刺耳，蘭花急得雙腳亂跳，直喊天大喜事，被這一陣大風送掉，少時風頭一回，我們全山皆火，雖有那大一片水，犀牛不說，人畜房舍，還同花草，全都受害，不知要傷多少，話未說完，那一個接一個的大小迅雷，忽然停止，風力也小了好些，犀羣恰在此時過完，已往斜坡那面，狂湧而去，前

見蟻羣，也不知去向，火却越燒越大，連看守各處火堆的蠻苗，也都衝風逃來，搶到崖上，都在叫苦，空中忽有雨點打下，二女和衆蠻苗，同時喜道，大雨就到，這就好了，王時二人，雖知蠻荒暴雨，說來就來，但是雨點又大又稀，這樣大的火勢，恐難熄滅，正耽心事，二女已同聲急呼，我們快走，去到旁邊崖石之後避雨，說罷，蘭花和衆蠻苗，已當先往相隔數丈的一片危崖之下馳去，再興看出姬棠，驚魂乍定，行走勉強，念頭一轉，忽然回手抱起，姬棠好似喜極，也用對手挽住再興頭肩，橫坐在他雙手之上，低聲笑說，原來興哥，還是有點愛我，就死也高興了，話未說完，忽聽嗒嗒連聲，滿空雨點，宛如亂箭一般，打將下來，打在山石之上，密如擂鼓，又猛又急，中在人身，彷彿冰雹一樣，隱隱作痛，姬棠連忙回手，護着再興的頭，急呼興哥，還不快走，等到趕到石後崖凹裏面，雨由東面斜射過來，恰被山石擋住，這才沒有受傷，晃眼之間，雨勢已似天河倒傾急瀉下來，滿山都是瀑布飛流，平地水深二三尺不等，兩面的火，當時熄滅，谷中已無黑煙冒起，那樣低凹的地方，料火已滅，偏頭往外一望，到處水氣瀰漫，彷彿成了一片大海，天色不明不暗，如在大霧之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離石稍遠，雨點打在頭臉之上，和石子一樣，王時二人，以前住在國境左近，原是炎荒之區，南方特有的狂風暴雨，雖然見慣，似此猛惡之勢，也是初次經歷，當時祇覺地動山搖，雨聲震耳，

對面說話，均難聽出，彷彿天地就要混沌光景，蘭花還是神態如常，因這一場大雨，萬慮皆消，反更興高彩烈，拉了王翼，同坐崖角，山石之上，一面把脚，伸向繞石而流的雨水之中，洗那污泥，一面說笑商量，雨後風涼，正好洗剝犀牛，以及明日如何風乾醃製，分配衆人之事，姬棠素怕雷雨，始終假在再興懷中，嚇得手腳冰涼，並說，這類大雷雨，便當地也不常有，自己因蒙蘭花愛護，平日遇到雷雨，便藏向地洞石穴之中，似今日這樣，尙是初次，除非與哥愛我，嚇也嚇死，再與見他，雖然胆怯害怕，人却滿面均是喜容，暗中歎息，想起未來，好生愁急，但又無法出口，祇得到時再作計較，便用溫言安慰，姬棠心中越發高興，暫且不提，王時二人，均覺這樣大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加上雨後山洪，路都難走，那些犀牛，被水一泡，更易腐臭，何況雨下正大，不知何時才止，能保得一半，已是幸事，那知當地大雨。來去均快，共總下了半個多時辰左右，四人正在相對說笑，忽聽蠻苗喜報，說雨已止，出洞一看，已是雲散雨收，滿空濕雲，疾如奔馬，紛紛隨風捲去，天上重又現出一片深碧，上面點綴着一些疏星，夕陽雖早落山，天邊還有一抹紅影，一輪明月，也自升向樹梢，雨後清光，未到中天，看去已極鮮明，料知當夜月色，分外皎潔，遠近羣山溪澗平野之間，到處都是飛瀑流泉，萬壑爭流，水聲轟轟，宛如雷鳴，空山回音，分外聒耳，遙望來路前面，已有人影火光閃動，

才知方才水聲太洪，沒有聽出雨住，想不到雨會住得這樣快法，一問二女，均說平日暴雨，還難得有這樣長的時候，沿途溝壑甚大，休看水大，不消多時，便可流盡收乾，反更好走，對崖有路，祇谷口一段，要涉水而過，也不甚深，有這一場大雨，便有毒虫，也不怕他了，說完，一同起身，越過下面野地，走往斜對面的山崖之上，一同歡呼，歌唱而回，還未走到那片火燒的野地大壑前面，衆蠻苗業已紛紛趕到，踴躍爭先，動起手來，後面跟隨的蠻苗，見狀同聲歡呼，也紛紛搶向前去，有的竟由崖坡滾下，踏着未流完的雨水，向前狂奔，四人又累了這一日夜，都想回去，稍爲洗浴，換了衣服，乘着月明，率領衆人，早將這些犀牛運回，分別洗剝保存，沒有跟去，原路太遠，也未回走，中途改道，由死犀堆積的大壑旁邊，擇一水淺地高之處，上下攀援，橫斷過去，衆苗女已搶向前面準備，過時，看出壑底，死傷犀牛，堆積得數不過來，還有好些，受傷滾落，斷了腿脚，身陷水泥之中，無法逃走的，正在厲聲怒吼，因恐天熱，暫時並未管他，祇將死犀，用繩鉤套搭上去，放在幾付大竹排上，一頭着地，由健苗拖走，四人繞上正路，沿途均是運牛的人，問知就這一會，運回洞去的，前後已有好幾百條，森林來路一面，自相踐踏，死傷倒地，以及日裏隨後追逐打殺的，還不在內，計算總在三千條以上，當夜決運不完，王翼見那竹排，甚是長大笨重，想起一個主意，吩咐再斫上一些

竹桿，兩根一排，着地的一頭，用牛皮紮好，拖起來比較輕便，蘭花立時傳令照辦，笑說，他們因見犀牛，又大又重，挑走一隻，少說也要兩人，大的便要四人，才能抬走，想用竹排來拖，這樣每付竹排，可載五隻以上，前頭高起，用牛和人在地上硬拖，比較少費一點人力，能够想出這種法子，已是難得的了，其實，用藤裹成一個大球，外包牛皮，拖起來還要好些，到家再說吧，時再與正想，牛比人多出好幾倍，一個來不及風乾醃製，便要糟掉，忽聽遠遠傳來兩聲獅吼，蘭花首先聽出，那是兩隻小獅的吼聲，想二獅失蹤之事，側耳一聽，忙喊快走，那吼聲來路，正是前日，二人所經樹林一面，忙同趕去，這時四人已快走到崖角，正往前跑，忽聽崖上守望的老蠻，用蠻語警告，說有好幾隻犀牛，由早晨走散，竄往樹林那面，不曾歸隊，請四人留意，二女聞言，心方一驚，又聽二獅吼聲越急，一看各人身帶毒箭鏢矛暗器之類，俱都現成，沒有用過，忙喊上面老蠻，將塗有油膏的火把，丟些下來，每人拿上兩枝，並告三人，林中犀牛利害，好在樹木甚多，都是古木大樹，有好幾抱粗細，如見犀牛對面衝來，千萬不可硬敵，這東西來勢如風，又准又急，目力更好，縱時，稍一疏忽，被他獨角挑中，不死必受重傷，二獅也許被這犀牛圍攻，我們快去救他回來，邊說，邊往前跑，相隔不到半里，轉眼尋到，因聽獅吼越厲，料知必有猛惡之物，越生戒心，還未到達，便聽前面，

呼呼亂響，林木蕭蕭，聲如潮湧，仰望月光如晝，滿地清陰參差，雖有一點微風，並不搖動，地上水已退盡，祇沿途高崖上，玉龍飛舞，掛着許多大小瀑布，往山溝內流去，到處溪水高漲，已快平岸，狂流滔滔，其激如箭，映着初起來的月光，一條條銀練也似，夜景越發清麗，獅吼來處，並非樹林，由林旁一條崖溝裏面傳出，溝中也有好些樹木，雨後山洪，正順溝底狂瀉，還未到達，便聽風雨之聲，不時瞥見大片水點，宛如銀雨，由壑底噴起，滿空飛洒，心方奇怪，姬棠在前，忽然回手連搖示意，往旁邊一株大樹後掩去，三人見他，神態驚慌，獅吼之聲，又由溝中傳來，料有驚人警兆，悄悄掩過，往下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那崖溝對面大片峭壁，高達八九丈，一面便是來路平崖，地勢最低，上下相隔，祇兩三丈，右首盡頭，崖勢更高，左首便是山洪去路，溝中怪石甚多，另外稀落落生着十幾株大樹，水由對崖流下，瀑布也似，二獅吼聲，似在盡頭溝底，崖凹之中，月光被崖角擋住，看不出來，離開盡頭峭壁不遠，有一怪石，並不甚高，上半丈許，有一巨角突起，形如一柱，上面盤着一條大蟒，約有水桶粗細，在樹上盤了十好幾圈，頭和長尾，全都露出在外，兩頭亂擺，長尾起處，石旁的水，打得四下激射，上流衝過來的浪花，立被帶向空中，飛洒如雨，映月生光，甚是猛惡，前半身蛇頭特大，竟有好幾尺方圓，前面好似還有兩爪，粗看還當什麼怪物，後才看出那是一隻犀牛。不

知怎的，蟒犀惡鬥，那犀犯了野性，對面衝來，被蟒猛張大口，將前頭半截吞下，無奈牛身太大，來勢又猛，牛角又極堅硬鋒利，頭頸連肩被蟒吞進，牛的兩條前腿，也衝進了一小半，蟒口却被卡住，牛角又嵌進在蟒頸骨裏，吞是吞不進去，吐又吐不出來，急得上下亂甩，無奈牛已緊嵌咽喉之內，甩他不掉，石旁水中，和淺坡上，還倒着三隻死犀，似被蟒尾打斷，方才風雨之聲，便由此而來，那蟒看去，甚是靈巧，頭尾亂舞了一陣，又用長尾，頭尾相接，想將口中犀牛打落，犀牛脊骨，似被打斷，下半身倒垂下來，偏是上來心凶，打算一口吞下，遇見對頭，吃了大虧，眼看那蟒，越舞越急，二目凶光閃閃，宛如電射，知這東西，猛惡無比，如其留在當地，又是一個大害，這樣大蟒，便是森林之中，也難見到，看那形勢，二獅必由地洞之中，尋到別的洞穴，無意之中，竄來此地，正遇此蟒，將去路隔斷，這一帶崖坡又陡，雨水高漲，無法上來，困在下面，嚇得連聲急吼，此蟒甚是凶惡，如不乘此時機下手，將來除他，更是凶險，四人互相低聲商計，把人分成兩面，各用毒鏢毒箭，分頭打去，祇要打中蟒目，和頭頸要害，便可殺死，商計停當，再興忙同姬棠，搶先繞出，剛趕往另一臨崖大樹之後，便見兩三條大小寒光，由方才大樹後，朝下打去，那蟒真個靈警，這兩枝毒鏢，一枝毒箭，全被頭上死犀打落，祇有一枝，中在死犀身上，再興將暗器取出，忽聽姬棠，低聲急呼，此蟒

凶極，此時周身有動，目光對准蘭姊大哥一面，必有惡意，他那蟒口，已被死犀撐足，無法合攏，口角還有空隙，我們朝他口內打進，也是一樣，話未說完，再興瞥見那蟒凶睛，正注崖上，周身亂顫亂動，大有前竄之勢，心中一驚，更不怠慢，忙將鳳珠所贈小毒鏢取出，用連珠手法，照准蟒目蟒口打去，旁邊姬棠，見勢緊急，也將身後弓箭取下，照准蟒口便射，那蟒本極靈警，無奈口中塞着小半條犀牛，大半身拖在外面，動作沒有往日靈活，這一箭，又是由下口角射進，更難看出，先又覺着上面有人暗算，當時激怒，正朝王翼那面注視，稍有動靜，便往上竄，沒想到另一面，也伏有敵人，姬棠這枝毒箭，首先由口角縫中射進，箭有奇毒斜貫咽喉，本是致命的傷，不過還有些時，才能發作，那蟒正對作勢，待要往上尋仇，冷不防又中了一枝毒箭，越發暴怒如狂，急得長頸往回一縮，身子一鬆，那盤在石上的上身，立時全數下落，再興還不知那蟒，身子一鬆，就要竄來，耳聽姬棠驚呼，也未顧及，乘着蟒頭一低之勢，手中毒鏢，已朝蟒目打進，本來不易打中，因是那蟒，急急交加，祇顧想要報仇，怒極心昏，蟒口一合，又被犀角，多刺進了一些，微一疏忽，右目先被打瞎了一隻，事有湊巧，那旁王翼蘭花二人的鏢矛毒箭，正相繼飛到，連另一隻蟒目，也同打瞎，再興不知利害，第三隻毒鏢，還想朝前打去，猛覺膀臂一緊，耳聽姬棠急呼，再不快逃，來不及了，聲才入耳，已被

拉開，同時，瞥見那蟒中半段長身，好似轉風車一般，由頭到尾，晃眼脫光，蟒身一挺，長虹也似，帶着一股極強烈的腥風，直射上來，這時四人，全都警覺，分成兩面逃走，那蟒似因雙目全瞎，痛極心昏，不知想顧那頭是好，竟朝這兩株大樹的中間，一直竄上，等到全身落地，箭一般衝出好幾丈，突將長尾，左右一掃，再與立處大樹，相隔較遠，未被掃中，對面一株兩抱來粗的古木，竟被一蟒鞭打碎，樹身幾乎折斷，連晃幾晃，枝葉紛飛，洒落如雨，二人見此利害，正在觸目驚心，互相慶幸，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出，待要輕悄悄往旁溜去，走遠一點，免爲所傷，忽聽獸蹄急馳之聲，由斜刺裏樹林中傳來，再與家傳武功，練就耳目，對敵時稍有動靜，立時警覺，忙中回顧，正是一隻大犀牛，低着個頭，狼奔豕突，猛竄過來，相隔已祇一兩丈，暗道不好，不顧開口，一時情急，雙手抱着姬棠，猛刀一縱，跳向側面大樹之後，剛把人放下，拔出緬刀，口中急呼，棠妹快逃，待我殺他，聲才出口，還未說完，那隻犀牛，已風馳而至，來勢絕快，正由二人脚旁底下，猛衝過去，祇要縱得稍慢，或是稍低，便是不死，也非受傷不可，驚魂未定，那犀衝出兩丈，一見撲空，忽又將身側轉，連顛帶跳，目注二人，凶光睜睜，又要猛衝過來，不料那條大蟒，上來一蟒鞭，將大樹打碎，想是用力太猛，尾部也受了傷，皮鱗全碎，前面鏢箭傷毒，還未大發，後面又痛不可當，本就快要瘋狂，將

身盤起一半，口啣死犀，蟒頭高昂，旗桿也似，豎在當中，正在留神查聽仇敵動靜，犀牛一路奔馳，蹄聲已被聽出，好似想起方才犀牛猛衝入口的仇恨，又聽有人驚呼之聲，傷痛也漸發作，不由凶威暴發，悄沒聲猛衝過來，二人百忙中瞥見那蟒，由前衝到，越發驚慌，剛同往旁縱避，犀牛聞得腦後腥風，也自警覺，回顧那蟒，昂頭追來，非但不逃，反而據地發威，把頭一低，唵的一聲，朝前猛衝過去，那蟒先前上當，吃過苦頭，聽出仇敵，又是對面猛衝，口中有物塞滿，無法吞嚥，猛將身子一偏，想要讓過，一面把長尾向前拋去，就這樣，仍被犀牛頭角，撞了一下，由身旁硬擦過去，鱗皮又被牛角，衝碎了些，越發負痛激怒，那不知死活的犀牛，還待回身拚鬥，已自無及，吃蟒尾捲將過來，當時攔腰纏緊。

四 蟒窟中的香涎

時姬二人，本是危急萬分，不料被犀牛闖來，發了凶威野性，反身向蟒衝去，那條大蟒，口被犀牛頭角塞滿，嵌緊在內，吞吐皆難，正當暴怒情急之際，忽被四人尋到，連中幾枝毒箭鏢子，將眼打瞎，立時激發凶威，猛竄上來，想和仇敵拚命，開頭用力太猛，一尾鞭將樹幹，打成粉碎，仇未報成，反更受傷，自更怒發如狂，聽到一點聲息，

便不顧命般，朝前竄去，犀牛又極猛惡，非但不逃，一見蟒口，啣有一隻同類，反到向前衝去，那蟒本就負痛難忍，又被凶銳犀角，將皮鱗劃碎了些，痛極之下，也不管來者是牛是人，一時情急，一條好幾丈長的蟒身，電一般急，猛掃過來，立將凶犀，全身纏緊，所中傷毒，也自發作，神智已昏，以爲仇敵，已被纏住，周身皮鱗，一齊顫動，凶犀性又猛惡多力，全身被蟒纏住，無法脫出，便在裏面發威怒吼，把力強掙，連用獨角，朝蟒硬觸，那蟒痛上加痛，纏得更緊，由此纏繞一堆，二人驚魂乍定，那旁王翼蘭花，瞥見二人危急，也跟踪追來，見此情勢，好生慶幸，先還恐蟒警覺，不敢出聲，輕悄悄掩向一株大樹之後，王翼見那凶犀，先被那蟒困住，雖然無法脫身，總算蟒身太粗，中間還有空隙，當時沒被絞死，後來那蟒，似因傷毒交加，凶威大發，一面盤香般纏緊凶犀不放，因恐仇敵逃出，又將一段蟒身橫在上面，凶犀被蟒罩在底下，偶然竄出一點頭角，晃眼之間，又被蟒身蓋住，急得將頭朝上亂頂，怒吼之聲，震動山野，蟒見制他不死，纏繞越緊，因是用力太過，身上傷口，多半綻裂，露出好些傷口，腥血淋漓，刺鼻難聞，王時二人，悄打手式，因恐毒蟒性長，想用毒鏢，打那傷口，使其早死，二女連忙搖手止住，方說此蟒所中鏢箭，均已見血，內有奇毒，萬無生理，死前也許還要跳動，我們先將小獅尋到，去往那邊崖上，方可無事，此時難得他全力與凶犀拚

門，如何還去招惹，說完，剛剛繞往左近崖坡之上，忽聽凶犀，厲聲慘嗥，蟒尾和長鞭一樣，不住起落，打得地上，塵土翻飛，野草連根拔起，滿空飛舞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那蟒，恨極仇敵，吃了身子太粗的虧，急切間勸他不死，又被凶犀獨角，在裏面亂觸亂刺，越痛越怒，越怒越不肯放，想是痛極無計，忽將上面一圈鬆開，犀身剛一現出，忽然一尾鞭，當頭打到，這時凶犀全身，已被纏緊，一見上面，有了空隙，正想猛力掙脫，蟒尾已當頭打到，頭一尾鞭，打中頭部，驚痛縮退，傷還不重，二次又往上竄，剛有半截身子竄出，蟒尾跟着打到，總算縮退得快，未被打死，多少也受了點傷，雙方都是凶野猛惡之物，一個拚命想逃，一個非將仇敵制死，不肯甘休，凶犀雖也強健多力，到底沒有那蟒力長性靈，就這四人回顧之間，已被蟒鞭打了十好幾下，休說犀牛，便是鐵牛，也禁不住，始而仗着閃避得快，又有幾圈蟒身隔斷，傷不甚重，祇管怒吼，未被打死，這一負傷，越想逃出，一個不巧，被蟒鞭打中脊骨，連頸立被打斷，身子也竄出半截，搭向蟒身之上，前腿同時折斷，無法縮回，那蟒惟恐仇敵逃脫，立將後半身掣轉，由上到下，連壓帶箍，凶犀先還厲聲慘號，忽然哼了一聲，祇聽牛骨折斷，軋軋亂响，便無聲息，蟒口本還帶着一條死犀牛，始終亂甩，不會停止，凶犀一死，不知怎的，竟被甩脫，飛出好幾丈高遠，落向地上，蘭花見狀，低聲急呼，我們快逃，留神誤

傷，邊說，邊拉王翼，一路攀援縱躍，往側面崖頂上跑去，還未到達，便聽下面，呼呼亂响，宛如狂風暴雨，夾着奔騰跳擲之聲，震得山搖地動，知是蟒死以前，例有的掙扎，此時形勢，最是凶險，無論人畜，多猛惡的東西，與之相對，也休想活命，稍爲有點聲息，被他聽出，便要追來，當地雖是一片危崖，便被竄上，也易逃避，到底大意不得，二女首打手式，禁止王時二人出聲，繞到崖頂，朝下一看，那蟒真個猛惡到了極點，這時凶犀全身骨頭，均被絞碎，做一團攤向地上，再吃蟒尾，一路亂打，簡直成了一塊帶皮的肉餅，那蟒傷毒全發，性更凶野，睜着兩隻瞎眼，在大片草原上縱橫跳擲，往來亂竄，月光照處，宛如一條彩虹，電掣飛舞，地上野草，均被滾平，有的一大片，連根拔起，偶然一蟒鞭，掃向幾株樹上，不是齊中打斷，便將樹幹打斷，枝葉紛飛，洒落如雨，一時腥風大作，烟塵滾滾，聲勢比前，還要驚人得多，王時二人，初次見到這樣猛惡的東西，正在驚心駭目，忽聽蘆笙之聲，由前面傳來，知是那蟒，聲勢太惡，已將前面守望的蠻苗驚動，吹笙告警，未容開口，那蟒一聽蘆笙，忽然將身旋轉，看神氣似想追去，蟒身折轉太快，長尾恰由地上，橫掃過來，用力太猛，蟒口吐出的死犀牛，恰被掃中，當時由地飛起，吧的一聲大震，打向一株大樹之上，死犀立被打扁，貼向樹幹之上，好幾抱粗的大樹，也幾乎被他打斷，上面殘枝碎葉，做一蓬飛洒下來，

蟬身剛剛順轉，將頭昂起，待往前去，跟着來路一面，又有蘆笙吹動，蘭花跳腳急道，他們真蠢，此蟬何等厲害，不久必死，何必還去惹他，如被回身竄往峒前，這樣腥穢長大之物，暫時如何收拾，難得他往前去，走遠一點，偏又引他回來，這多糟呢，我們快將鏢箭准備，率性引他到這一面來，還好得多，免得竄往峒前，我們這兩日，還要洗刷犀牛，無法顧他，別的不說，太陽一出，單那腥臭氣味，便是難當，崖下背陰，要讓他在這裏才好呢，說罷，取出銀笛，連吹了幾聲，一面令衆准備，那蟬正往前竄，一聽後面，又有蘆笙吹動，剛掉頭轉身，往回猛竄，中途聽到銀笛，和人呼喝之聲，將頭一偏，改朝崖前竄到，其急如箭，相隔還有五六丈，剛把蟬頭昂起，全身用力，待要上竄，玉時二人，手中鏢箭，已覷准蟬口打到，那蟬業已怒極成瘋，血口開張，一條長信，火焰也似，吞吐不休，雙目已瞎，不知閃避，二人鏢箭，全都打中，那蟬越發激怒，身子一拱，朝上猛竄，下半身已快離地而起，姬棠看出來勢猛惡，急中生智，剛將身旁一塊尺許方圓的山石捧起，見蟬快要竄到，立時朝下打去，恰巧打中蟬頭，蘭花手舉梭鏢，正要打下，猛觸靈機，也將旁邊一塊重約七八十斤的斷石筍拿起，雙手用力，照准蟬頭便打，時機真巧，那蟬驟出不意，先被姬棠一石，打中頭部，已快打悶過去，蟬頭剛往側一偏，蘭花又一石筍打下，恰巧打中頭頸要害，力氣又比姬棠大得多，那蟬

隨同石筍，往旁一偏，王時二人，看出便宜，崖上這類大小石塊又多，被四人紛紛搶起，朝下亂打，蟒已成了強弩之末，祇這臨死以前，一點餘威，自禁不住，一聲極淒厲的慘叫過處，前半身剛一沾地，後半身已就勢橫掃過來，叭叭連响，一聲大震，打向石崖之上，崖石雖被打碎了些，但是上面均是銳角，那蟒負痛情急，所有餘力，全用在這一擊之上，皮鱗打碎了一大片，先後傷毒，全數發作，略一掙扎，便死在地上，四人還恐他暫時痛昏，萬一醒轉，仍是難當，連用鏢箭石塊，朝下亂打，直到蟒頭，全被打碎，方始中止，遠近守望的蠻苗，已早望見，得到信號，相繼趕來，被蘭花止住，因知蠻苗，都喜吃那蟒肉，最爲珍貴，但是犀牛太多，還要處置，暫時顧不過來，忙即傳令，吩咐衆人，說蟒身皮鱗堅厚，還可多放些日，必須先將犀牛洗剝醃好，再說，此時不許妄動，隨命兩個苗獍，在當地守望，一面由上風，繞往壑底，一看小獅，祇有一隻，伏在一個小崖凹中，早已停了吼聲，見了主人，方始歡嘯竄出，另一隻較小的，却不知何往，四人看出崖岸高峻，前段水深丈許，祇崖前一段，地勢較高，小獅無論如何，也逃不上來，洞口不大，看去極深，人却走不進去，內裏陰冷異常，均疑另一小獅，爲蟒所殺，正要回轉，蠻女么桃，忽然趕來，說那小獅，業已回轉地洞，正吃獸肉，細一詢問，才知那條大蟒，始終藏在崖下洞穴之內，因那一帶，山腹地底，都有孔

竅相通，蟻在裏面，業已藏伏多年，祇爲內裏曲折，大小不等，小金牛峒地穴，雖與蟻窟通連，但有兩處，無法穿過，入口祇一小洞，被石筍擋住，誰都不知下面，藏有這一條巨蟻，當日想是二獅想要逃出，在地洞中亂竄，無意之中，由那小洞穴中鑽進，在山腹中亂竄，雖然尋到出路，但將大蟻驚動，追了出來，本來不免一死，恰巧那幾隻離羣走散的犀牛，趕到當地，和蟻惡鬥，被蟻打死了兩隻，又吞了一隻在口裏，無法嚥下，吞吐兩難，便將長身盤繞崖石之上，急於想將口中死犀吐出，無暇他顧，這才保住性命，因那洞口太小，祇有一隻較小的，勉強由原路逃回地洞，另一隻小獅，急切間，不知退回，知道那蟻，吐出死犀，必要吃他，急得連聲怒吼，才將四人引來，殺蟻之後，先還恐蟻，不止一條，又不知是由何處竄來，蟻窟藏在何處，這樣大蟻，多有靈性，報仇之念最重，如有一條同類留下，又留一個大害，本在愁急，及聽么桃一說，想起另一小獅，既能回到原處，可見蟻祇一條，心中略寬，等將小獅繫上，一同回轉，又有一個生苗，趕來報信，說方才老峒主，因聽小獅，突然回轉，四人又殺了一條大蟻，惟恐山腹中，還有蛇蟻藏伏，選了兩個不怕死的生苗，帶着毒刀毒箭，由地洞小獅逃路，蛇行入內探看，發現內裏，洞徑甚多，上下灣環，最仄之處，祇有一兩尺方圓，但是不多，中間有一大洞，約有兩三畝方圓，却不甚高，內中祇有大小十幾根怪石，地平

如鏡，又光又滑，乾淨已極，祇是奇冷如冰，還有一種腥香氣味，當中堆着丈許方圓，一片青紫色的軟晶，異香撲鼻，用刀斫了一塊帶出，因見前面無路，小獅出口，急切間沒有尋到，實在冷不可支，祇得仍由原路退回，孟龍一看，所得能發異香的軟晶，才知那是一條大香蟒，非但周身沒有一樣棄物，蟒皮值錢，蟒肉也極好吃，所吐蟒涎，更是香烈，專銷緬甸安南諸國，價值連城，更有一件妙處，此蟒雖最凶惡，所居之處，乾淨已極，所吐香涎，專避毒虫蚊蠅，靈效甚多，蟒洞冷如冰窖，任藏何物，可以經年不壞，正可藏放那些犀牛，因此命來送信，令蘭花設法查看地勢，將仄小之處開通，以作藏牛之用，四人一聽，好生歡喜，細問那兩個生苗，得知蟒窟大洞，離小金牛峒地洞，共祇二三十丈，比這一面，要近得多，除小獅所鑽小洞，人須蛇行入內而外，祇有兩處最仄，地方並不算小，祇爲怪石太多，上下交錯，無法行走，仔細盤算，便請王翼等三人，先回沐浴，自己事完再來，王翼此時，更愛蘭花，意欲等他同回，蘭花原想親身入洞，查探地勢，因恐王翼，一同犯險，又聽洞中奇冷，故令三人先回，聞言堅持不肯，力說，我還有許多事，要指揮他們，大家又累了這一日夜，都是飢疲交加，身上汗臭薰蒸，你們還不趕快回去，沐浴更衣，這些事又用不着你們幫忙，何必同在一起，王翼無奈，娘棠得了蘭花暗示，已拉了時再興，快要起身，祇得罷了，三人走到路上，正在談

說殺蟒之事，王翼忽然瞥見旁邊樹後，人影一閃，因覺那人，與蠻兵裝束差不多，知道當地，沒有外人，也未在意，走了幾步，忽然想起同來二十個蠻兵，服裝一色整齊，所用刀矛弓箭，也都相同，這人身上短裝，似已破碎，滿頭髮鬢頗亂，也未見過。又想蠻兵，如見自己，不會避開，心中一動，回顧已無踪影，心疑當地蠻苗，由側走過，因見姬棠，挽着再興的手，笑語親熱，也忘了告知，就此丟開，等回到碧龍洲，分別沐浴，換好衣服，忽見蘭花，帶了兩個蠻女，都是周身灰泥，由樓前跑過，跟着，便見么桃上樓，來取衣服，問知三人走後，蘭花自和兩個蠻女，親身入洞，徑由金牛峒地洞中走出，非但探明兩面途徑，並還發現內有一處洞徑，比較寬大得多，與地洞祇隔着尺許厚一片崖壁，祇要將其打通，便可將那許多犀牛，全數運往蟒窟存放，不至腐臭，業已命人，用火開那石壁，不久便可打通，石崖那面洞口，也要填塞，洞中蟒涎，堆有好幾百斤，已命多人往取，就便開路，犀牛太多，已無須全數洗剝，此舉又是因禍得福，許多好處，全體蠻苗，驚喜若狂，到處歡聲雷動，都想吃那蟒肉，准備連夜動手，將犀牛藏好，便去割那蟒肉等語，么桃說完，拿了衣服走去，隔不多一會，蘭花喜冲冲趕回，新浴之後，更顯得容光美豔，玉潤珠圓，剛一見面，便拉住王翼的手，喜笑顏開，說之不已，王翼對他，也是越來越愛，覺着此女，實是智勇雙全，遇見艱險之事，竟能挺身上

前，難怪衆蠻苗對他這樣信服敬愛，但是事太凶險，萬一洞中，還有蛇蟒藏伏，黑暗中，望見火光，朝人撲來，豈不送命，不禁又是心喜，又是憐愛，想起胆寒，忍不住便勸了幾句，時再興也說，蘭妹全山之主，不應如此冒失犯險，蘭花聽二人埋怨，倚在王翼懷中，嬌笑道，我早料你們在旁，必要作梗，雖是好意，却不想這許多犀牛，天氣又熱，兩三日內，如何收拾得完，平日想打一條，都辦不到，好容易冒着奇險，得來這多，就此遭掉，豈不可惜，我姊妹雖不吃那蟒肉，他們全都當成美味，這大一條，也須有個處置，暫時偏顧不到他，又不知是否還有同類藏在洞裏，難得事情樣樣湊巧，我不領頭當先，專叫幾個生苗野獾犯險，非但人心不服，難免怨恨，有許多事，他們也沒有我想得周到，洞中如有蛇蟒，那隻小獅，怎能逃回，因此親身入內查看，果然被我尋到兩處極好地方，還有兩堆香涎，和一條大蟒褪下的空皮，都是珍貴之物，便是好幾年不去採荒，也不愁無法交那歲貢，大家還可過點舒服日子，我不親身下手，專靠他們。這許多犀牛，三日之內，如弄不完，至少糟掉一半，豈不冤枉，邊說，邊令蠻女傳話，吩咐全體蠻苗，分班飽餐牛肉，三日之內，不許飲酒，吃完少歇，仍要做事，等到犀牛分別洗剝，運送入洞藏好，再按人數，和所出氣力，當衆分配，一面準備一些肥嫩牛肉，就在樓前空地上烤吃，蠻女應聲走去，二女又說，這幾件喜事，都是王時二人帶來，全

山蠻苗，無不喜出望外，把二人認作福星，二人口中謙謝，知道機緣湊巧，蠻苗從此信服，可以長久安居，也頗忻喜，因這許多驚險之事，接連而來，結局全都轉憂為喜，彼此忙亂高興頭上，始終沒有想到犀羣未到以前，山口來路一面，相繼傳過來的警號，爲了何事，守山蠻苗，照例遇警傳報，別的不管，人又愚魯健忘，未再說起，全都當作所有信號均爲犀羣而發，就此忽略過去，等到吃完牛肉，同往小金牛峒，查看地洞石壁，已被蠻苗，塗上黑石油膏，用火點燃，先將他燒酥，再用鐵鍬猛攻，業已攻穿一洞，犀牛恰可抬進，內裏兩處仄小洞徑，也被攻穿，碎石已打掃乾淨，蘭花尙嫌洞口，大祇方丈，又命開大一點，並往裏面查看了一次，出來分別指揮，將所有犀牛，堆在洞前空地之上，率性等洞徑開大一點，再運進去，那受傷最重的死犀，留在外面，分出人來，運往附近溪澗中，連夜洗剝吹乾，有的放在原有醃肉的大石槽內，取出岩鹽，先醃起來，似這樣，連忙了三四日，由孟龍父女起，直到全山蠻苗，都是日夜分班力作，除了兩餐一臥之外，極少休息，仗着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衆蠻苗生長山野之中，習於勞苦，雖是日夜不休，比起森林採荒，仍好得多，又無絲毫凶險，全都踴躍爭先，到第三日午後，犀牛運完，共是三千多隻，比人多出好幾倍，那條大蟒，又是蠻苗美食，不等犀牛醃好，已先開剝，前後又忙了好幾天，才得停當，地洞中存放的犀牛，還有一多半，不曾醃

好，鹽已用完，幸而天氣助美，有風無雨，早晚涼爽，蘭花急於打發蠻兵回去，報告喜信，肉剛醃好風乾，便命起身，另派百多個健苗，代爲運送，共是八十付擔子，約有二十條醃好的牛肉，連同許多皮角，和以前採荒所得珍貴之物，一同送去，王時二人，又向孟雄鳳珠夫婦，分別寫了親筆書信，交與蠻兵帶走，那二十個蠻兵，各得到蘭花一份極厚的禮物，忻喜若狂，事前三日，蘭花又發出信號，傳令山口危崖守望的蘭蠻，用箭和蘆笙傳信，通知老金牛峒那面，守望送信的人，去向孟雄夫婦稟告，估計蠻兵走到山口以前，必有人來迎接，方始打發上路，隔了幾天，山口守望的人來報，說孟雄夫婦，聽說山中大獲，平空增加了許多財富，高興已極，也認爲是王時二人的福氣，越發歡喜，吩咐孟龍父女，和全體峒苗，對於二人，格外恭敬厚待，一切均照蘭花所說行事，暫時放工一年，以後祇要能有二百條犀牛，送往山外，便抵一年歲貢，在此期中，全由賓主四人作主，無須再爲稟告，祇令將所得犀牛，連同皮骨，陸續運往山口，以便命人來接，並請王時二人，取出牙牌令箭，當衆宣示，說孟龍年老退位，以後改由蘭花當峒主等語。

五 苗峒驚變

蘭花和二人帶去的信上，並未明言牛數，祇說天氣太熱，所得犀牛，比上次多，惟恐糟掉，忙於醃製，還未點數，但是此次，全山蠻苗，出死入生，苦勞太多，山中又有許多可耕之地，希望允許衆蠻苗，暫停採荒，一面洗剝犀牛，將肉和皮骨，運往老峒，一面率衆開墾荒地，並請定出歲貢，以爲鼓勵，王時二人信上，更請鳳珠，代爲勸說，准許蠻苗耕田自給，使地裏常有出產，以免常年去往森林，受那凶險，朝不保夕，孟雄不大識字，又聽愛妻之言，全都答應，蘭花聞報大喜，四人商計停當，將犀牛勻出三四年歲貢，下餘一半藏好備荒，一半分配全體蠻苗，每人任其挑選一條整牛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是一樣，那出力最多的，另獎一條，或是半條，有那家口多的，竟分到十條以上，森林採荒，最是凶險，又因此停止一年，喜得這些蠻苗，終日笑口常開，望見四人，老遠便歡呼起來，連經蘭花傳令勸說，過了好些日，方始停止，到了次月十五，月明之夜，先在日裏，由王時二人，取出牙牌，傳了老峒主的命令，由蘭花繼爲峒主，應來置酒跳月狂歡，本就人心大悅，當日又在無意之中，發掘到大量岩鹽，和許多蜂蜜，越發喜上加喜，經此一月，男女雙方，情愛越深，按着蠻俗，本應跳月野合，趕了野郎，有孕之後，方始成婚，王翼終是漢人，不以爲然，最後議定，就在當夜跳月之後，回樓成婚，由此同居一室，免去許多野蠻禮節，等到有孕，再行婚禮，蘭花本意，王翼對他，

情愛不專，還想過上一年半載，再結夫妻，無奈男女雙方，都是情熱，朝夕相對，忍耐不住，又見王翼對他，越來越愛，也就活動，非但沒有堅拒，反到百依百隨，並未照着蠻俗舊例，當夜跳月之後，便同回到樓上，結了夫婦，事前時姬二人，並還備酒慶賀，送二人入房合卺，這時全山蠻苗，歌舞狂歡，跳了大半夜，各尋情侶幽會，天已離明不遠，殘月光中，祇山顛水涯，花林深處，斷斷續續，偶然傳來幾聲情歌，四人領頭所種的秋莊稼，剛剛成長，樓前和隔山廣場上，業已空無一人，連那幾個貼身蠻女，也都遣開，時再興正要歸臥，偶一回頭，姬棠手扶欄杆，朝着窗外，似在用手拭淚，知其觸景傷情，想起這一月以來，雖然同居一樓，臥室業已分開，姬棠雖經再三勸說，表面並無表示。平日殷勤體貼，無微不至，用情深到極點，看那心意，明想日久情深，與之結爲夫婦，自己偏是心志堅定，祇管對他憐愛體貼，並無別念，姬棠溫柔端好，雖因明言在先，不會開口，內心實是苦痛，此時眼見王翼蘭花，夫妻恩愛，自然心中難過，有心安慰他幾句，又恐惹出事來，祇得裝不知道，故意打了一個呵欠，想要單身回房，又恐姬棠悲苦，於心不忍，正在遲疑，姬棠忽然轉身走來，低聲笑道，興哥，你倦了麼，我送你回房，看你睡熟，再走可好，再興見他，眼波猶潤，淺笑嫣然，燈月光中，更顯嬌美，不禁心腸一軟，便拉着姬棠的手笑道，我無事不慣熬夜，早睡也好，這幾日如在中

士，早已秋深，夜來風涼，還是我送你回房吧，姬棠低頭不語，停了一停，方始笑道，這樣也好，祇是夜風太涼，昨夜看你被頭，業已掀開，你孤身在此作客，又不要我在你身旁，大哥成婚之後，更少一人，互相照看，早晚之間，還須保重呢，再與見他說時，雖有笑容，眉目之間，隱含幽怨，想起當地，日夜氣候懸殊，近來夜風甚涼，常時均見姬棠，半夜起身，爲他蓋被，覺着對他不起，忙將纖手，緊握了兩握，低聲笑勸，好妹妹，你不要耽心我，我們漢城中，比你這裏氣候，冷得多呢，姬棠微笑未答，再與將他送到隔壁房中，將被蓋好，轉身要走，姬棠忽將手拉住，面上一紅，低語道，興哥如真愛我，和我同睡片時，做一次假夫妻好麼，再與見他說時，照面嬌羞，人又生得那麼通體圓融，修短適中，這一脫衣臥倒，宛如海棠春睡，越顯嬌豔動人，最難得是天然美秀，從不帶出半點輕狂，實不忍心堅拒，祇得和衣臥倒，溫言勸道，棠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們雖無夫妻之愛，情義深到極點，你也知道，似你這樣可愛的人，並非不願和你親熱，但我知你，不願嫁與蠻苗同族，將來送你回轉故鄉，想在漢人中，爲你覓一佳耦，但是我們漢人，有好些禮法拘束，像我平日和你那樣親近，已是不該，將來嫁到人家，想起以前，難免不安，故此不肯冒昧，姬棠先假在再與胸前，本是照面喜容，話未聽完，淒然答道，興哥，你當我還會嫁別人麼，實不相瞞，我已拿定主意，人是你的，

能結夫妻更好，便作兄妹一世，我也心甘，但決不肯與你分離，好在你也說過，終身不娶的話，我更不會再嫁別人，便你想要另娶，恐也無此狠心，不過大哥蘭姊，都認爲我們將來，必是夫妻，外人更不必說，今夜人家恩愛，想起自己，實在難過，別的不想，祇想你抱着你這苦命妹子，睡上片時，應個景兒，祇以後不把我丟下，去娶別人，便心滿意足了，再與他說時，淚流不已，越看越生憐愛，也未細想言中深意，由不得一把抱緊，溫言勸道，棠妹不要傷心，我此生實在不會娶妻，你既不肯聽勸，我也無法，祇在近來，已與這裏的人同化，你祇不要悲苦，我和你率性睡他一個足，再同起身如何，姬棠也未回答，忙卽起身，代再興把衣履脫下，各穿一身小衣，同枕而眠，當夜天氣甚涼，二人互相摟抱，談了一陣，便同睡去，醒來，王翼蘭花，已先起身，聽說二人同臥，又起得這晚，祇當二人，也成了夫妻，不知再興心志難移，祇爲近來染了蠻俗，少却許多拘束，姬棠又極情熱，不忍堅拒，以爲對方溫柔端靜，並無邪念，一時憐愛太甚，勉強答應，並非真事，便向時姬二人稱賀，再興偷覷姬棠，微笑未答，面上略帶嬌羞，並無悲苦之容，也就罷了，初意還恐姬棠，糾纏不已，那知就此一夜之後，更不開口，祇管服侍周到，體貼入微，從不再提前事，言笑動作之間，反比以前，還要莊重，轉眼秋去冬來，山中氣候，雖極溫和，草木經冬，也未黃落，到底比夏秋間，要冷得

多，尤其夜涼，比白天要差好幾個月的氣候，夜風更涼，非着棉衣不暖，日間仍是連夾衣有時也穿不住，早晚氣候，想差太甚，常時夢中驚醒，必見姬棠，輕悄悄立在床邊，代蓋被頭，並將壺中熱水換過，以備半夜醒來之用，心雖感動，但恐招惹，多是假裝睡熟，聽其自去，偶然心軟，恐他受涼，勸其歸臥，姬棠也無表示，隨便說上幾句，便各走去，光陰易過，不覺隆冬，新開闢的田土中，所有田產，業早收割，四人見農蠻苗，忙了一秋冬，難得第一次這樣豐收，傳令全體休息，無事各聽自便，日間無事，王時二人，便教蠻苗練武，有時同出打獵，全都歡天喜地，高興非常，這日打獵回來，忽然天降大雪，四人在樓上，將新打來的野味，圍爐烤吃，再與姬棠，俱都吃醉，被人扶向房中臥倒，半夜再興醒來，覺着有人走動，睜眼一看，正是姬棠，玉顏微醺，酒意尚未全消，祇穿着一身小衣褲，輕悄悄掩向榻旁，正代自己蓋被，鞋襪已被脫去，看神氣，好似半夜酒醒，剛剛脫衣欲臥，忽然想起自己，趕來探望，已快轉身走去，看那嬌怯怯冒着寒冷，暗中照護的深情密意，起想越生憐愛，忍不住伸手拉住，剛喊了一聲棠妹，如何不穿衣服，忽覺纖手冰涼，心更不忍，就勢一拉，笑說，棠妹我真對你不起，快些上床，我抱着你，暖和一會，天已不早，同睡也好，姬棠苦笑道，興哥放手，我還有事，改日再陪你睡吧，說完，將手掙脫，便轉身走去，再與喊他不應，祇得罷了，天晴之

後，氣候轉暖，姬棠未提前事，再興也未喊他同眠，轉眼交春天暖，四人因二百條犀牛，業已送走，當年不須再往森林採荒，每日領頭，去往田中耕作，均覺以後光陰，越發安樂，孟雄夫婦，又送了許多必須之物，來作獎賞，樣樣齊備，知是鳳珠之力，否則，不會這樣周到，中間王翼，屢托使人，帶信稱謝，因男女雙方，祇算跳了野郎，尙未正式成婚，雖然再興力勸，終覺鳳珠，情深意厚，恐其得信淒苦，連去三四封信，均未明言婚事，這日接到鳳珠來信，說孟雄出獵，遇見兩虎，墜馬受傷，馬也被虎咬殺，雖然未死，人已病倒，鳳珠原定三四月間，來碧龍洲小住，過夏再回，經此一來，每日須要照護病人，不能離開，人甚愁悶，另外附有一張小紙條，專寄王翼一人，隱寓相思之意，詞甚哀怨，並說，孟雄傷重，年又衰老，恐不久於人世，雖將祖傳令符三寶取出，並將幾個心腹近人，喊到榻前，當衆傳令，說他死後，必須由夫人繼爲嗣主，並令衆人，立下重誓，這類蠻人，性均凶野，孟雄一死，是否還有爭奪凶殺，尙難拿穩，總算家傳武功，平日寬厚，頗得人心，到時也許能够平安渡過，稍有機緣，必來碧龍洲相聚，見面長談，再作計較，請轉告再興，同下心思，恩威並用，先將人心收服，以爲異日之計等語，王翼得信，看出鳳珠，對他情癡，雖然勾動前念，但一想到蘭花，到時決難容許，好生憂疑，仗着蘭花每日忙於耕作，識字不多，又見鳳珠，時有信來，恐其看

破，平日故意延搪，不會多教，有許多字，均不認得，便編了一套假話，一面抽空，去與再興商計，將來如何應付，再興才知王翼，未將實情，告知鳳珠，對方還在癡心，不禁大驚，深悔自己，不該避嫌，祇初來時，和王翼寫了一封謝信，以後不會再與鳳珠通信，致被王翼瞞過，料知將來必生枝節，祇得力勸王翼，速寫回信，明言相告，免得對方，一味癡情，萬一照着來信口氣，孟雄死後，丟了峒主不做，趕到山中，惹出事來，王翼也不是不知利害，無如鳳珠，救命恩人，對他那樣癡情，人又生得那樣美豔，實不忍心使其傷心失望，當時答應，寫回信時，始終不忍下筆，最後打算拖到鳳珠真個尋來，再與明言，再興見王翼，將信封好，便交人帶走，也不便索看，明知王翼，心意不定，但又無計可施，幾次想要單獨寫上一信，交人帶去，也因許多礙難，欲發又止，總算孟雄，本質健強，雖受重傷，人已殘廢，並不會死，鳳珠自不能離開，就此就延下去，另一面，蘭花也有了孕，直到隔年，生下一子，二人正式成婚，鳳珠竟未尋來，信却越來越勤，王翼非但回信，不肯明言，反連蘭花要他稟告成婚的話，均未提起，到了第三年春夏之交，鳳珠的信，忽然中斷，老峒也無音息，蘭花每日夫妻恩愛，撫養新生愛子，又要管理全山的事，忙得非常，以爲老峒歲貢，已早送去，爲了前年大獲，又開闢了許多土地，所有應辦的事，均早辦好送走，不似以前，時有時無，毫無頭緒，常受

苛責，往來山口，地勢奇險，山外雖有守望的同族，無事均不驚動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玉翼雖因鳳珠，三數月來，沒有音信，心中奇怪，無如作賊心虛，以前寫信太多，被蘭花無意中，盤問過幾句，誤當愛妻生疑，鳳珠沒有信來，不便先寫信去，懸念了一陣，也就放開，時姬二人，這兩三年中，朝夕相聚，雖然情義越深，女的更是情深一往，無如再與生具特性，定志難移，女的先還想以至情感動，後見對方，情有獨鍾，對他雖極憐愛，始終隔着一層，悲苦了些時，便換了一種主意，對於再興，祇管每日隨同耕作，樣樣關注體貼，更不再提前事，再興見他，不來糾纏，平日無什表示，正對心思，漸把平日顧慮減消，不再留意，雙方表面，好似習慣自然，實則，各有各的心計，暫且不提，這日交秋，又是天降大雨，蠻俗早婚，蘭花四個貼身蠻女，都有情人，除么桃年紀較小，尚在身旁，下餘三人，均已嫁人，因聽王時二人勸說，人都一樣，不應作威作福，以人爲奴，爲了公衆之事，雖應領頭指揮，平日起居飲食，最好自己動手，我們年輕，自己做的事，祇比他們還好，何必用上幾人，跟前跟後，蘭花對於二人，言聽計從，蠻女婚後，便聽自成室家，未再補用，祇留么桃一人在旁，因見當日雨大，天空陰雲密布，尙無晴意，湖上水氣蒸騰，雨聲如雷，四面白茫茫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正在樓上，閒談望雨，想等雨住，去往田裏查看，不料當日雨勢，不似尋常，連下了小半天，還未停

止，正在無聊，么桃巴結主人，笑說，今早在湖中，捉了幾條魚，還採了好些新鮮菱藕，老峒主又命人殺了一條肥豬，業已燒好，這樣陰天，可要取些前來下酒，蘭花便命取來，因那燒豬，乃孟龍喜吃之物，剛燒好不久，藏在對岸崖洞之內，么桃冒雨往取，去了好些時，不曾回來，蘭花覺着奇怪，又有一點餓，笑對王翼道，都是你們弟兄，不願意我用人，我姊妹每日起床，招呼完了你們，便同去田裏耕種，或是釣魚打獵，一天忙到晚，我還要喂娃兒，難得有點空閒，所用祇么桃一人，事情稍多，便忙不過來，我看改日再挑兩個女娃兒，幫着做事，大家輕鬆一點也好，再與方說，大嫂不是這等說法，自來力氣越用越有，習慣自然，忽聽笙鼓音樂之聲，由對岸風雨中隱隱傳來，二女首先驚道，這樣大雨，叔父又在生病，怎會有貴客前來，事而又未得到信號，是何原故，說完，蘭花將嬰兒，交與王翼代抱，起身要走，王翼見雨太大，正想勸阻，打算代往探看，忽見么桃，冒雨趕來，空着雙手，直奔上樓，進門便喊，叔婆夫人來了，四人聞言，驚喜交集，忙問么桃，老峒主夫人，怎會冒雨來此，事前連個信號，都未接到，么桃忙說經過，才知鳳珠祇帶了十二個心腹女蠻兵，和一些衣服食糧，由老峒起身趕來，因其拿有老王祖傳信符，一進山口，便下嚴令，不許守望的人報信，祇命兩人引路，因無人接，由山口起，走了兩天，方始到達，到前遇見大雨，山洪暴發，人還受

傷，蠻女也傷了五個，先在三里之外，大樹林中避雨，後來領路的人，見他傷重，雨下越大，不能行動，再三勸說，才趕往峒中送信，孟龍聞報大驚，忙即帶人往迎，正要準備藤兜往拾，鳳珠已由同來蠻女，用被褥結成一兜，上蓋油布，跟踪抬來，一到便問王時二人，住在何處，聽說均已成婚，是否真有此事，孟龍覺着去年王翼，業已寫信稟告，怎會不知，心中奇怪，照直說出，鳳珠笑答，這兩漢客，實在真好，我今此來，一半便爲賀喜，不料一個還生了兒子，此時雨大，不要驚動他們，等雨住後，我自往洲上去看他們夫婦，談了一會，忽然昏厥過去，么桃因鳳珠，手持令符，不許孟龍告知王時四人，孟龍不敢違背，業已答應，惟恐四人不知此事，又知蘭花，對他憐愛，得信祇有歡喜，不會嗔怪，鳳珠發令時，藏在一旁，又未被他看見，故此連燒豬肉，也顧不得拿，匆匆趕回報信，這時男女四人，各有心思，蘭花雖疑王翼，別有所戀，成婚之後，看出丈夫，對他情愛深厚，人又不會離山，疑念已消，以前鳳珠對他又好，聞報還不注意，再興雖然癡愛鳳珠，一則片面相思，雙方情愫未通，知事萬難，內中隱伏危機，聽見人來，雖是萬分驚喜，並無他念，姬棠偷覷再興，面色不定，時憂時喜，照着平日觀察，早就明白幾分，見狀越知所料不差，心中悲憤，面上却未露出，祇王翼一人，心情最是不安，知道愛妻，情熱如火，如知鳳珠相戀之事，決不甘休，鳳珠每次來信，又是

那樣情癡，看他今日，不帶多人，孤身來此，又不許通報，以及到後昏厥，和所問所說的話。分明得到信息，連丈夫也不顧，犯險來此，探看虛實，一個不巧，必有一場風波，再想起以前回信，那些敷衍安慰的假話，自己結婚兩年，始終一字不提，少時見面，無話可說，越想心越不安，滿腹憂疑，料知難免一場風波，當時急出一身冷汗，深悔不聽再興的話，才有今日，當着二女，又不便與再興商量，正在無計可施，忽聽蘭花笑問，哥哥，你受叔婆救命之恩，聽他來此，又受了傷，還不穿好衣服，同我前往看望，這是應該歡喜的事，如何愁悶起來，莫非你還不願意他來麼，王翼聞言，越覺刺心，側顧蘭花，已命么桃，快備雨傘，並取面水衣服更換，准備同往看望，所說好似無心之談，再興業已走往房中，祇姬棠坐在對面，望着自己，略一定神，強笑答道，我是見這大雨發愁，正想雨小一點再去呢，二弟想是往換衣服，我也換去，說罷，起身要走，蘭花笑道，你今日怎樣冒失起來，你的衣服，如何會在二弟房中，王翼原想尋再興商量，聞言祇得改口答道，我想問明二弟，是否此時便去，不是去換衣服，蘭花嬌嗔道，你弟兄得了人家好處，叔婆雨中受傷，理應立時趕往探看，問他作什，快些隨我回房，等么桃將水取來，稍爲洗臉，換上衣服，立時就走，王翼暗忖，醜媳婦難免不見公婆，且等見人之後，再打主意，當時把心一橫，跟了就走，再興先聽鳳珠趕來，人又受

傷昏倒，雖知爲了王翼而發，心却急得怦怦亂跳，方才遇雨，身上有點泥污，又穿着一身耕田衣服，知道鳳珠，最愛乾淨，話一聽完，便趕回房中，換上一套衣服，匆匆走出，見姬棠仍坐原處，低頭尋思，似有心事，心方一動，姬棠已從容起立，笑說，大哥大嫂，正在洗臉更衣，么桃雨傘，就要取來，我們四人，同去如何，再興雖然情急萬分，心却不亂，隨口答道，當然同去的好，姬棠忽又湊近身旁，低聲說道，人都知道我們，成了夫妻，但是假的，叔婆是你救命恩人，這話如何說法，我不同去，你看可好，再興見他說時，雖有笑容，神情並不自然，秀眉微蹙，隱含悲憤，知其誤會，連忙拉手，悄聲說道，我的心事，想必早已被你看破，但有好些話，不會對你明言，難免誤會，本不想對你說，恐你暗中傷心，改日到我房中，定必明言相告，包你明白，不再多疑，見了叔婆，不用你說，我也必照你平日所說告知，那有瞞人之理，姬棠聞言，好似喜出望外，方把再興的手，緊緊握住，顫聲說道，與哥真好，但願如此，我便隨你獨居一世，也甘心了，祇是還有一事，我不明白，話未說完，王翼蘭花，已換好衣服走出，拿了王時二人，平日所製雨傘，穿上木屐，一同下樓，雨也小了好些，由樓後小橋，走向對岸，迎頭遇見兩個蠻婦，說鳳珠剛剛醒轉，因傷未愈，先還不令驚動四人，後經老峒主勸說，這才答應，命人來喚，仍住碧龍洲，昔年避暑的竹樓之上，老峒主因四人，

均住樓上，惟恐鳳珠，急於養息，好在樓房，還空有好幾間，這次人帶不多，轉命准備，蘭花立時傳令，命兩蠻婦，再尋幾個蠻女，速將鳳珠臥室，準備出來，一面同了三個人，往峒中趕去，到後一看，鳳珠人臥藤榻之上，剛醒不久，問知傷並不重，祇是昨日路上，中了瘴毒，心煩頭昏，四肢無力，到前又遇狂風暴雨，被山洪冲倒，不是連日帶病上路，人太疲倦，憑着一身武功，也不致於受傷，方才服了峒中解藥，兩三日內，便可復原，說時，拉着鳳珠的手，甚是親熱，王時二人，也在一旁，稱謝慰問，鳳珠先向王翼賀喜，跟着便向姬棠再興賀喜，表面未露一點口風，祇推峒中黑暗，想往竹樓養息，到了樓上，再用飲食，等病好後，再說來意，和老金牛峒之事，孟龍原對鳳珠，最爲敬重感激，諾諾連聲，蘭花也最愛這叔婆，忙同傳令，命衆蠻苗，搭來藤兜，將鳳珠抬放在內，往碧龍洲竹樓走去，再興見那藤兜，製得十分精巧，形如一船，通體細藤結成，上有滿佈鮮花的布篷，可遮陽光，人坐其內，可以臥倒，用九名蠻苗，抬向肩上，名爲飛馬，共是兩付，乃孟雄夫婦，昔年避暑，仿造老金牛峒藤轎製成，平時用人抬了遊山乘涼，蠻苗善於爬山，藤兜又輕，走將起來，端的比馬還快，每當峒主夫婦，要來以前，必用藤兜往接，這次鳳珠，如先通知，早已到達，尙不致於受傷，暗忖中外一理，同是一樣的人，一方終年飽受驚險勞苦，出死入生，一方却是坐享其成，不勞而

獲，並還予取予求，生殺由心，連幾個爲首的大蠻酋，都是這樣窮奢極慾，任性享受，中土那些貪官污吏，土豪劣紳，知識較高，更不必說了，心中尋思，一面暗中偷覷鳳珠顏色，見他霧鬢風鬟，玉容憔悴，方才雖經草草梳洗，仍帶着滿面風塵，因是熱天，衣服單薄，所着雖非蠻裝，肌膚仍有好些，露出在外，因在狂風暴雨之中，跋涉奔馳，連經驗難，臂腿上好些零傷，又跌了一交重的，暫時行動皆難，這時人臥藤兜裏面，秀眉不舒，星眸欲掩，不時仰望天空，似想心事神氣，不由越看越愛，先想湊近身旁，談上幾句，繼一想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我的心思，他並不知道，事又萬分艱危，何必春蠶自縛，平白增加許多煩惱，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，退將下來，人雖不會近前，無奈平日夢魂顛倒，相思已久，蠻荒異域，難得重逢，由不得把那一雙目光，注定在對方身上，別的全未顧及，王翼本是愛極鳳珠，祇爲情勢所迫，與蘭花結了夫婦，一時心意不定，未照再興所說，將成婚之事，告知鳳珠，這一對面，心中愧悔，偏又無計可施，料知鳳珠，爲他而來，途中受了許多苦難，這還不說，最可慮是，孟雄傷病已久，鳳珠竟會捨了丈夫，獨自來此，老金牛峒是否有什變故，還不知道，祇管心頭打鼓，七上八下，人却同了蘭花，一邊一個，守在藤兜旁邊，鳳珠雖和二人，從容說笑，有問有答，外人眼裏，決看不出有一點可疑之狀，再興却是深知細底，料定鳳珠心情，苦痛已極，但

又無法勸慰，想起王翼，受人救命之恩，男女雙方，又生出了情愛，一旦迫於情勢，既不能拚受苦難，以待時機，成婚之後，又不肯明言相告，使其斷念，看他平日，背人通信，內中必有許多欺騙之言，以致對方信以爲真，犯險來此，鳳珠到後不久，聽說王翼娶妻生子，便自昏厥，可見苦痛萬分，老金牛峒方面，也許還有變故，都在意中，這樣一個溫柔多情，文武雙全的絕代佳人，如其因此處了慘境，豈不痛心，如何對他得起，正代鳳珠不平，暗恨王翼無良，不知善處，人已走到橋上，心中有事，目光又望着前面，稍一疎忽，脚便踏空，心方一驚，忽被人一把拉緊，偏頭回顧，正是姬棠，緊隨在側，滿臉緊張悲苦之容，才知這些時來，祇顧注視心上人的言動，忘了顧他，連忙回手，將臂挽住，率性等人過完再走，剛由橋上退下，姬棠低語道，興哥，你不去照護恩人，拉我作什，再興回顧，身後無人，衆人已隨籐兜，走往對岸，聽出姬棠，語聲淒怨，念頭一轉，慨然說道，棠妹不要多心，等到今夜明朝，無人之時，自會對你明言心事，他並不是爲我來的，姬棠聞言，心中一酸，淒然答道，我也看出他不是爲你來的，你好好一個人，何苦如此，可知越是這樣，我越難過麼，再興聞言，心亂如麻，無話可答，祇得強顏笑道，棠妹，容我隔日細談如何，此時他傷病未愈，他們終算主人，先將他安頓好了再說吧，姬棠答道，原應如此，你那大哥，不是好人，我今日更看他不起，

將來如何是好呢，再興聞言心動，因知蠻苗，都有奇怪風俗，男女之間，看似隨便，有時却又認爲關係重大，稍有違犯，便以死命相拚，雖然來了兩三年，因二女俱都染了漢族，有好些話，均未談到，平日四人，同出同入，偶然分開，也祇分成兩對，蠻苗粗野，祇管每日一同耕作，指導教練之時居多，並不接近，好些風俗，也不知道，鳳珠的事，並未向姬棠說過，忽發此言，料有原因，忙問究裏，才知姬棠，聰明絕頂，從小認了許多漢字，再興多情心軟，見他溫婉勤能，身世淒涼，用情又深，由不得心生憐愛，恐其誤會，雖無男女之愛，平日相對，比真夫妻，還要關切誠摯，每當農隙無事之際，王翼夫婦，各自走開，恐他想起心事愁煩，便叫他讀書習字，或是學練武功，起初原講好一人教一個，姬棠深知蘭花好勝，每日貪和王翼恩愛，事情又多，無心及此，雖然學了不少，從未當人炫耀，先想再興是個至誠的人，欲以至情感動，後來看出定志難移，情有獨鍾，心方悲憤疑妒，忽然發現王翼常與鳳珠通信，再興始終難得提起，心中奇怪，越發留意，這日王翼，爲了鳳珠的事，去尋再興商量，恰被姬棠暗中聽去，當年春天，又一時湊巧，偷看到王翼的情書，非但隱瞞婚事，並向鳳珠寫了好些背心的話，這才醒悟，再興並無此事，但又恐他別有所愛，心情仍是苦痛，直到當日鳳珠尋來，才知片面相思，對於王翼，更加鄙薄，想起蘭花，情熱善妒，如知丈夫對他，用情不專，定必悲

憤，惹出事來，故此這等說法，再與勸他不要洩露，最好暗中化解，使鳳珠好好回去，不着痕跡，方爲上策，二人邊說邊走，不覺到了樓上，鳳珠業已先到，正由王翼蘭花，親自動手，一頭一個，用軟床搭了上去，同來蠻女，也經蘭花，分別安置，受傷的五個，另住一處，樓上祇留七個女蠻兵，連同么桃，輪流服侍，再與偷覷鳳珠，仰望王翼，嘴皮微動，王翼臉脹通紅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到了樓上，將鳳珠安放臥室之內，蘭花將人遣走，祇留自己四人，一同服侍，以表敬意，因不知丈夫隱祕之事，對於鳳珠，甚是親熱，一面命人，準備酒食，並將鳳珠帶來的食物取出，正在安排，孟龍因要準備歡宴，到得最後，剛剛上樓，走往房中，鳳珠忽然扶床坐起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，方才我受傷頗重，不願多說，還未對你明言，你們可知老金牛峒，發生變故，你叔父已死了麼，衆人聞言，心方一驚，鳳珠又接口說道，可恨這些惡人，還要命人來此霸佔，搶奪這裏財富，我雖先有準備，迫令他們折箭爲誓，來時又令守望山口的人，撤去繩梯，隔斷山路，並將帶來的幾十個得力蠻女留下，相助防守，到底不可不防，話未說完，忽聽蘆笙四起，由遠而近，衆人料已發生變故，正要命人探看，蘭花首先搶出，手取銀笛，還未發出號令，忽見對岸幾個健苗，狂奔而來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一九〇三年三月出版

黑
螞
蟻 (2)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
者
還
珠
樓
主

發
行
人
張
璵

發
行
所
上
海
廣
藝
書
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
售
處
國
內
外
各
大
書
局

總
發
行
所
三
七
九
弄
二
號
廣
藝
書
局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